神話故事3

印度神話故事

神話故事3

印度神話故事

神話故事3
印度神話故事
偉文

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

神話故事3

印度神話

神話故事

印度神話

發 行 人●洪清泉
發 行 所●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
地　　址●台北市新生北路3段61號之15
電　　話●*5941116～8*(三線)
郵撥帳號●*104043*號
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53號
中華民國68年5月初版
版權所有／翻印必究
基本定價　8角5分

目錄

少年和老鷹……3
美麗的拉伯姆公主……25
三兄弟和仙女……51
亞堅和蜜蜂……67
白鹿妖女……73
無頭老婆婆……97
刺馬流浪記……101

少年和老鷹

從前有三個弟兄，父母都去世了。

有一回，在夏天他們到田裏去割小麥。

你看，弟兄們怎樣作工，他們手中的鐮刀眞是像在飛！他們做了又做，直到太陽升到中天。

他們疲倦了，把鐮刀放在地上，坐下來休息。

大哥想喝水。他便站起來，走向水壺，那水壺是放在禾堆陰影下面的。他伸出手，打算把盛水的壺拿起來，忽然看到——壺頸的地方，停着一個小蜥蜴。牠不害怕，並不跑走，仍舊停在水壺上面。

「你找不到別的地方嗎！」大哥說道。就抓起蜥蜴的尾巴，丟到一邊去。

他喝過水，就回到弟弟們的地方來。

這時，二哥也走去喝水，走到水壺那邊，也看到——在水壺的細頸上面停着一個小蜥蜴。

「人還沒有喝水，你就喝啦！」二哥說。

他抓着蜥蜴的背，就拋在地上了。他喝足水，把壺放在原地方，就走回來了。

這時，又輪到三弟了。

他也想喝水，但走向水壺那邊——他停在那個地方，不知怎樣做才好。

看哪，一個小蜥蜴，纏繞在壺頸上面。牠那綠色外皮上全是花紋。花紋變來變去，五顏六色地在變幻——一個花紋去了，一個花紋又來了。啊！好漂亮的蜥蜴呀！誰在白天看見了牠在夜裏是不會忘記的。

「嗨，快足蟲呀，爲何這樣一聲不響呀？眞是要喝水吧！停一下，我給你點水喝。」三弟說道。

他立刻就折下一片大樹葉來，摺成茶盃的樣子，裝滿了水，然後輕輕地拿着蜥蜴的背——就把牠放在地上。

但蜥蜴剛一到地，忽然不知去向了。却從高高的青草中走出了一個姑娘。向三弟笑了一笑，搖動一下長長的髮辮，就越過田野走去了。

三個兄弟集攏了起來看。

這個姑娘走過整片田地，走近了一座黑山，接着又走近一座黃山，隨後又走向一座白山，——就不見了。

幾個兄弟們站在那兒很久，後來看到從山叢中跑出三匹馬：黑馬、紅馬和白馬。牠們向三個兄弟奔來，走到他們跟前，前腿就跪下了。

黑馬向大哥行了個禮，紅馬向二哥行了個禮，白馬呢，如雪那樣白——就向三弟行了個禮。

兄弟們驚怪起來了，彼此說道：

「你們看哪！沒人看見過這樣好的馬，以後也不會看得到的。你瞧，牠們自己向我們行禮，讓我們騎着牠們走吧。要把我們馱到哪裏就馱到哪裏吧！」

當時大哥就騎上黑馬，二哥騎上紅馬，三弟呢，騎上白馬。

他們走了很多路，——一個國度已經走過了，而另一個國度又展在眼前。他們再過一個獵人小舍，就看見一個很深井，深得連底也看不到。

弟兄們從馬上溜下來，大哥說道：

「在這個山上哪裏來的井呀？不管怎樣，總有一個原因！讓我們下去看一看，到底

是一個什麼謎。」

兄弟們立刻就從腰上把圍巾解下來，把它們接得牢牢地。大哥抓着一頭，就第一個溜下井裏去。

他還沒有落到十步深的地方，就高聲喊叫起來：

「嗨，兄弟呀，我燒起來了，燒焦了！快些把我拖出去！」

弟弟扯着圍巾，就把他拖出來了。二哥笑了起來，說道：

「難道你是一個麵餅，這樣快就焙焦了！我的哥哥，怕什麼呀？現在把我放下去，我想，我是會到井底的。」

兄弟們把他放下去了。若說大哥放下了十步的光景，這位弟弟還沒有到五步深的地方，就和水牛一樣地叫起來了：

「哎呀，我的兄弟！快些，快些拖我！我在井裏燒起來了！」

兄弟們把他拖出，就嗤笑他。

「兄弟，怎麼啦？你進去像個獅子，出來像隻兎子！」

他們又把三弟放下去。他們把圍巾在腰間縛得緊緊地，說道：

「你們要注意，無論我怎樣喊叫『我燒起來了』　你們要把我往更深處放送！」

「就這樣辦吧！」他哥哥們對他說道。

把他放到五步深的地方——沒有聲音。把他放在十步深的地方，仍然聽不到他的話，但到了井的中部，再忍不住了，就喊叫起來：

「燒起來了！燒焦了！」

但是哥哥們仍舊把他深一點深一點地放送下去。

井裏面並沒有火，可是少年覺得全身發燒一般！但一放送到底，——忽然亮了起來，而且清涼起來了。

三弟望了望——那個越過了田野而消失在山間的姑娘坐在他面前。

少年吃了一驚，向她走近一步，一看——就在那兒蓆子上面一個兇惡的怪物漢比沙四肢伸展地躺在蓆子上，把頭枕在那個姑娘的膝頭上。這個漢比沙樣子可怕得很，前額上生了一隻眼睛，渾身長着長毛，好像有人把一羣綿羊的毛剪掉，將所有的羊毛撒在牠身上那樣！

漢比沙正在睡覺。呼嚕嚕！呼嚕嚕！——打着鼾。

但我們的仙女並不怕牠。用鐵梳給牠梳理髮毛。

「你好呀，美麗的仙女！」少年說道。

少女舉目一看，笑了一笑，就說道：

「你也好呀，少年，我知道你會來的。你眞是一個勇士！井的炎熱也不能阻止你。可是如今，你要當心，不要做聲呀！漢比沙醒過來，就會像吃烤羊肉那樣把你吃掉的。」

「不要緊，美麗的仙女！」少年答復她道。「今天我看見了你，心花就開了，我想現在要施展施展我的力量。把這個漢比沙叫醒，就讓他來和我一拚吧！」

少女又笑了一笑，說道：

「你說得很好，少年。但不要心急！你去準備一鬥吧。在那邊一塊石頭底下藏了一把大刀，這把大刀不肯讓漢比沙使用。因此，漢比沙就用一層銹把大刀遮掩起來，好讓銹使大刀的力量消滅掉。你把這個大刀磨亮，把黑銹去掉，你看一看，這把大刀怎樣！」

「我一定照你的話做，」少年答覆她說。

他馬上就到石頭那邊，用肩把石頭槓到一邊，果然就看到了大刀。

少年用砂磨擦大刀，但銹黏得很牢，不容易磨掉。少年耐心地磨了很久，啊，大刀發亮了，離開原來的地方，自己跳到了少年手裏去。

少年舉起了大刀，揮動了一下，就朝着漢比沙砍了下去。

但漢比沙只翻了一下身子，向仙女說道：

「嗨，女人哪，你瞧，你把房子打掃得不乾淨，跳蚤把我咬了一口。」

「不是，不是跳蚤咬了你！」少年喊道。「這是我砍你。起來，滿身生毛的漢比沙！讓我和你拚一拚，我們看看——到底誰的母親會哭她的兒子！」

漢比沙氣得發抖，抓起一塊大石頭，向少年擲來。

少年向右邊一跳，石頭就從左邊飛過去了。

石頭打在牆上，把穴洞打穿一個口，滾了下去。一般人說，就到今天，這塊石頭還在山上滾來滾去。

少年呢，就皺了皺眉頭，又看了仙女一眼，心裏又充滿了力量，他便舉起大刀，直向漢比沙胸間劈下。

漢比沙只有一隻眼睛——就是這隻眼睛也瞎了。漢比沙當時就死了倒在地上。

「現在你和我一塊兒走吧，仙女，」少年說道。「離開漢比沙這個巢穴。我的哥哥們在井邊上等着我，讓他們先把你拖上地面，好叫他們高興一陣吧。」

「不，」仙女說道。「你先上去。不要擔心！我不會捨棄你的。可是你的哥哥們胸襟狹小。他們一看到我，我知道——就會把世界上一切都忘掉了，會把你丟棄在井底。」

「不錯，你的美麗力量是大的，仙女，但兄弟間的友愛却更爲有力，」少年答覆她

說。

「但願如你所希望的這樣，」仙女說道。「但假如我所說的那樣事發生時，你要記着——每星期日在這個井底下有兩隻牡羊出來廝鬥。一隻是黑色的，另一隻是白色的，牠們廝鬥時，你就跳到白羊的背上，他就把你帶到光明的世界去。你若騎在黑羊的背上他就把你馱到地下更深的地方去。那時你就永不會見到光明了。」

「就這樣吧，仙女，我不會忘記你的話。至於你對我的兄弟們所說的那樣事，是不會有的，他們不是這樣的人！」少年說道。

他用圍巾把仙女繫上，就向上面自己的哥哥們喊叫：

「嗨，哥哥們呀，快點拖！你們會看到，拖出來的，是多麼美麗的一朵花呀！」

哥哥們，就拖拉圍巾，把仙女從井裏拖出去了。

他們望着她，不但是井中的弟弟，就是世界上的一切也都忘懷了。

他們用手把仙女扶着，將她放在白馬上面，把背轉向井，就走了。

但三弟在井底下還等着他們把圍巾放下來。

「不一會兒，」他自言自語說道：「哥哥們就會把我拖出地面去了！」

你瞧，半天過去，黃昏到來，一夜也過去了。可是三弟還是在井底下。他心中難過地想道：

「哎，讓他們遭殃吧！我不知道，會有這樣背信忘義的兄弟。母親用同一白奶把我們餵大的，但他們却把奶弄黑了！」

這時，三弟怎樣辦呢？他想起了仙女對他說的話，就在等待着那兩隻牡羊——白羊與黑羊。

等了一夜，第二天就是星期日。

那一天兩隻牡羊就到井底下來了。牠們開始廝鬥。牠們廝鬥得這樣的兇狠，好像在爭着分割整個世界，而不能分勻的那種樣子。

三弟使足力氣向上跳。他本想跳到白羊的背上，却落到黑羊的背上了。

黑羊就把他馱到地下更深的地方，到黑暗王國。

那兒一年之中只出一次太陽，那兒夜間是黑暗的，白天也是黑暗的。

三弟走過很多條路，最後到了一個大城市。看到——城內聚居着許多人，他向人們問候，可是沒有一人理他，也沒有人問他一聲。小孩，大人都皺起眉頭走路。

「這是一個什麼城？」少年心裏想。「一切人都這樣愁眉不展的！好像不知道世界上有笑這一回事！」

少年不願意停留在這個城裏。他又繼續往前走，走了又走，看到路旁有一個小舍，一個貧困的老婦人住在裏面。少年向老婦人行了個禮，向她述說——他是什麼人，從什麼地方來的，爲什麼落到這個地方。

「噢！」老婦人說道。「你一落到這裏，就永不會離開這裏再見光明了！留在我家裏，權做我的兒子吧。」

於是少年就跟這個老婦人住了。

過了很久，有一次，他想要喝水。他向老婦人要水喝，老婦人就給他拿了個茶碗來，但茶碗裏的水不多，只有碗底上一點兒。

「老婆婆，你怎麼這樣吝嗇呀？還是愛惜水不給我喝呀？」

「不是，我不愛惜，我的兒子，因爲這是我的最後一點水了。蛇神吉尼拿，阻塞了我們從山上流下的河道。若給他一個小男孩吃，他就把河道放開。他吃了男孩子，就會從山上爬下來，那時的水就流下來。明天就把我們國內最後的一個男孩子送給他吃。咳！只剩下這一個了。」

「哼，吉尼拿，」少年想道，「你吃慣了軟東西了，不要忙！明天我要用你的尾巴塞到你的喉嚨裏，讓你吃個飽吧！」

就在第二天——這是黑暗國度裏太陽一年一度出現的那一天，少年起了床，走到吉尼拿蛇神阻塞河道的那個地方。

走到了山下，看見什麼呢？河岸很高，但在河底上，連一個水窪也沒有。在河中間一塊石頭上放着一個搖籃。

少年望了一望 搖籃裏坐着一個小男孩。

我告訴你們，是一個小男孩，可是你們會說——這是天上的彩虹下來，在搖籃裏玩耍呢！

少年坐在搖籃旁邊，搖起搖籃，逗着小男孩玩笑。

過了不大一會兒，山峯搖擺了一下，石塊岩石滾滾而下，吉尼拿從山裏出來了。這個吉尼拿這樣的兇惡，如果人的胸中的心不是獅子的心，他的心就會嚇掉了。

但是我們的少年，却是用脚踏破過很多災難的，所以不怕世界上任何人。

他很快地拿起了搖籃，帶着它跑在一邊，輕輕地放在一塊白石旁。

少年把搖籃安頓好，自己就面向吉尼拿，抽出大刀，喊道：

「嗨，吉尼拿，過來！什麼東西使你這樣緊抱着石頭不放呀！現在山嶽也救不了你的命！我就用這把刀，放出你的黑血，使你的血和土混起來吧！」

他們水牛般鬥起來了。夾着青草的土塊飛上天空，少年與吉尼拿扭在一起廝殺，鬧得像狂風暴雨一樣。

吉尼拿廝鬥着，但牠自己的尾巴仍舊在山上，堵住水源，不放它流下。

他們廝殺了很久，誰也不讓誰。

這時吉尼拿就把巨大的身子抖擻一下，用盡一切氣力撲向少年。

可是少年並不害怕，高高舉起大刀就把吉尼拿劈成兩段。

當時少年就看到，水從山上流下了。水滾滾而下，現在沒有人阻擋它了。

我們的少年在這次戰鬥中疲乏了。坐在河岸上，脫下牛皮靴，把靴裏的砂子和塵土抖出來。但隨着砂子和塵土掉在地上的還有種子，這是在光明世界時就落到靴子裏的。

少年把雙脚伸在水裏，洗過自己的臉和手。當我們的勇士正在休息的時候，大風吹起，把種子刮起來吹到小孩躺着的搖籃旁邊。

從光明世界帶來的種子，吸到了地氣，吸到了水分，在太陽底下一晒，就發了根芽，長了一些花朵。

我們的少年休息了一會兒，記起搖籃的小男孩子來，走到他那兒，笑了一笑，把他抱在手裏，就帶到了老婦人那裏去。

現在讓三弟走他的路吧，我們要看看城裏發生了什麼事。

一般人因河水滿溢高興極了，用壺和皮囊去取水，家裏凡能裝水的東西都裝滿了水。

只有小男孩子的父親，不去看水。

「水來了，」他說道，「我能看到，但不會再看到我的兒子了。我要去看一看，可能他的搖籃還留在山上。把搖籃帶回來，就讓它永久擺在我的眼前。」

小孩的父親走到山下，就看到：在山旁的廣場上整片土都染了鮮血。吉尼拿頭在這邊，而牠的尾巴又在那邊。可憐的人高興極了。

「我眼花了吧！這是吃了我兒子的吉尼拿，可是誰把這個吉尼拿殺死了？誰替我的兒子復了仇？」

小孩的父親，又向前走了幾步，就看到白石頭旁放着兒子的搖籃，他撲到搖籃那裏，像小孩一般地哭起來了。

可憐的人舉起了空搖籃，抱在胸前，正要走回家，就在這時忽然看到地上的花。在這個地方從來沒有生長這樣的花。他彎下腰去，要採一朵花，看到地上有一些大脚印。

小孩的父親驚怪起來，就思忖道：

「循着這個脚印走去，走到終點，如果這是殺了吉尼拿的一個勇士，我就永久和他做朋友，假設是一隻野獸，那就讓我送了命，讓牠吃掉我吧！」

小孩的父親循着脚印走了好多路，走到了老婦人的家，又走到她的院子裏。他看到少年坐在門口的石頭上。照身材，照衣服，照面貌說，他不是這個王國的人。

少年坐在門口，垂下了頭，沉入深思裏。

小孩的父親說道：

「如果你是殺吉尼拿的那位勇士，我就把這個搖籃，世界上我最珍貴的東西——我兒子的搖籃，奉獻給你。我自己呢，如果你願意，就做你一個忠實的朋友。」

「善良的人，謝謝你的好意，」少年答道。「我是不是勇士，我不知道，但吉尼拿是我殺的。你送給我一個空的搖籃。我要把它裝滿了禮物，送還你。」

說了這些話後，少年就走進老婦人的房子裏。他從房子裏出來的時候，手裏就抱着小孩，輕輕地把他放在搖籃裏。

當父親看到自己的小兒子的時候，就快樂得又是哭又是笑。

接着他走到勇士面前說道：

「和我一塊兒去吧，我的兄弟。讓大家都看一下殺死吉尼拿的是怎麼樣的一位勇士。現在河水再也不會乾涸了，我們的族類也不會滅亡了。你把憂愁趕走了，歡笑又回到我們的城裏來了。你呢，如願意的話，就請和我們一塊生活吧，少年勇士。」

「不，善良的人，」少年答道。「我是自己鄉土的種子。在自己的鄉土中生的，在自己鄉土中長的，我要回到自己的鄉土去。如果我替你做了件好事，那就請你也替我做件好事吧，把我引到光明世界去。」

「你就是要我的命，少年勇士，我也要送給你。但你所要求的事，我是做不到的。只有老鷹才能帶你升到光明世界去。牠的巢就在那個枯樹上。走到那兒，向牠行個禮，把自己的苦處都說給牠聽吧。」

「謝謝你的指示！」少年說道，馬上就走到枯樹那邊。

他走到離鷹巢不遠的地方，看到一隻野豬好像從紡錘上放線一樣正在挖掘樹根。樹身已經搖撼了，已經發出坼裂的聲音，眼看快要倒了！老鷹的小雛在巢內哀哀地叫喚。

少年就向野豬撲去。第一擊打在他的背上，打了第二下，就結果了野豬的性命。

正在這時，老鷹出現天空。飛來餵牠的小雛，看到有一個什麼人站在樹下。他是不是要奪牠的鷹雛呀？

老鷹就叫着向着少年撲來。鷹雛就吱吱叫起來：

「不要碰他，我的母親，是他從野豬那裏救出了我們！」

老鷹也看到地上那隻被殺的野豬。那時，牠就坐在巢上，說道：

「你拯救我的小兒們，因此，你要求什麼，我都爲你去做。」

「我對你有一個要求，老鷹。你看，我不是這個黑暗國裏的人。你如果能把我帶光明世界去，就請你帶我去，你若不能，就隨你的便罷。」

「噢！我已老了，我的孩子，」老鷹說道。「你早些遇到我就好了！但是不要緊！我要集起餘下的力量，把你帶到光明世界去。可是你要向人民討七大袋麵餅來，七塊羊尾油，七囊酒來。我和你飛過的不是一層天，而是七層天！如果你看到我的翅膀沒有力氣　你就用食物和酒來恢復它們的力量。」

少年到了城裏，人們把他所要的東西都給了他。

少年馬上就帶了七袋麵餅、七塊羊尾油、七囊酒來。老鷹準備好了，展開翅膀，少年把一切東西安放在牠的背上，自己騎在靠近牠頭的地方。

「預備好了嗎，少年？」老鷹問道。

「預備好了，老鷹！」少年答覆牠道。

老鷹飛起來了。不久就飛過一層天。他就回過頭來，把嘴張開，少年就丟進一袋麵餅，丟進一塊羊尾油，並把一囊酒倒在他的嘴裏。

他們飛了很多路程，可是他們已經飛過六層天。他們就要飛到七層天了，……老鷹翅膀疲乏無力，牠的力氣也用盡了。

又把頭回向少年，把嘴張得更大。

少年投進一袋麵餅，正要丟進最後一塊羊尾油，却失手把牠落下去了。

少年心中慚愧，他即刻從自己腿上割下一塊肉，放在老鷹的嘴裏，隨後又把一囊酒開了，使牠喝了個足。

老鷹的勁又恢復了，把翅膀展的更寬。不久就把少年送到了光明世界。

牠飛到山上的一個廣場，靠近一個井，輕輕地落在地上。

「現在你下來吧，少年，」老鷹說道。「你可看到你的光明世界了。」

少年從老鷹背上跳了下來，但他在地上站不起來。因爲他的腿上缺了一塊肉。他坐在石頭上，把自己的腿藏起來，不讓老鷹看見。

「嗨，少年勇士，」老鷹說道。「爲什麼瞞着我？你以爲我不知道，你不惜犧牲把你自己腿上的一塊肉給我吃了嗎？」

老鷹馬上就從嘴裏吐出一塊肉，放在肉的原處，用舌頭舔一舔傷處，少年的腿就和先前一樣有力了。

「現在，我的孩子，祝你平安吧，」老鷹說道。我要回到自己巢裏去。從我的翅子上取去這根翎毛，算做我送你的禮物吧，請你時時把它插在帽子上面。如果敵人看見這個翎毛——他的心就嚇得縮小，而朋友看到呢，他的心就會變大的。

少年把老鷹的翎毛拿起，插在皮帽上，說道：

「老鷹媽媽。謝謝你。你的恩德，我永遠不會忘記。」

他們彼此道別，老鷹飛回去了，少年也想走自己的路，但他不知道，到底走哪條路。

他愁眉苦臉，坐在井旁一塊石頭上，用心思想。一看，在他眼前現出一棵高高的草莖，滿佈針刺。一隻螞蟻順着草莖爬上爬下。往上是循着草莖爬，但向下則順着一根絲線爬。

少年驚怪起來，自己思忖道：

「在這樣的地方會有絲線！它怎麼會落到這個地方來呢？」

他把這根絲線拿在手裏，就慢慢地拉它。

這根線從草裏出來，在石頭後面一露就藏到小丘後面去了。少年找到了線頭，但是看不到線尾。

「無論如何，這裏面總有什麼緣故！」他想道。「要順着這條路線走去。」

少年順着線走去。無論他走多少路，總是愈引愈遠。

他走了很多路，——讓我們把少年暫且擱下，讓我們先走到線梢吧。我們看一看，那裏到底是怎麼樣。

在哥哥們把弟弟棄捨在井底的那天，仙女就這樣做了：把圍巾拆開，把線頭纏在草莖上。兩兄弟先走，她跟在他面後面走，輕輕地把圍巾線拉出。

仙女的圍巾很大，線拉得很遠，到了整條圍巾解開，線也沒有了——仙女停住了馬，這樣對兩兄弟們說：

「我要把帳幕紮在這兒。未過七十七天，你們是聽不到我一句話的。我的帳幕紮在這個山腰上，你們的帳幕，就紮在山脚下。」

兄弟倆不敢和她爭論。回轉馬頭，走向山脚，就各自張起自己帳幕。

在這山腰上，仙女也張開了自己的帳幕。她雖身在此山，心却在少年所在的井底。無論日夜都未忘記他。

白馬圍着帳幕走動，向這邊張望一下，向那邊看一看，第一次騎牠的那位少年回來沒有？

商隊來來往往，日子也和商隊一樣，一天一天的過去。

眼看第七十七天就到了，但他還沒有到來。

有一天清早白馬昂起了頭，嘶聲一叫，叫得這樣有勁，以致青草樹枝都垂到地上了！

仙女從帳幕出來，撫摩着白馬說道：

「你是怎麼啦，白山的馬駒？還是覺得有人要來，還是你覺得帳幕四圍的廣場太窄呀？我把你放開，讓你在山上跑跑，開開心，玩耍一下，再回來罷。」

白馬還不停止，仍用雙蹄掘土，但不能說出什麼話。

仙女把韁繩解開，就將白馬放開。馬就衝上前去，走進深達脖頸的青草中，在石頭上奔馳，嘶鳴，隱沒在山間了。

「不會，我的白馬不是不識路的那種馬！」仙女心裏想。「顯然是跑去迎接善良的客人的。爲什麼我這樣站在這裏呢？回到帳幕裏收拾一下，假若客人來到，就讓他知道這是他的家，門對他是敞開的，心對他也是展開的！」

仙女走進帳幕裏，拆開自己的髮辮，重又結得牢牢地，畫了眉毛和睫毛，項上帶上琥珀珠，頭上披上花頭巾。

接着又打掃帳幕，採集鮮花，撒佈滿地，又出來看大路。

仙女站了很久，看到：山間的塵土高揚，白馬出現，親愛的客人就騎在牠背上。

我們的少年直奔到門口，從馬上跳下，把氈斗篷丟在馬背上，並把皮帽放在斗篷上面，走到仙女面前。

仙女向他笑了一笑，攜着他的手，引到帳幕裏去了。

讓他們就在自己的帳幕裏快活吧，但我們，親愛的聽衆，要說一說那兩個哥哥吧。

兄弟倆等了七十七天，這些天裏，他們都在想：仙女到底愛他們哪一個呢？

今天約定的日子到了，今天他們就要聽她說出自己的意思了。

兄弟倆騎上自己的馬。大哥從一條路到仙女那裏去，二哥從另外一條路。

他們還沒有到達帳幕，就看到：白馬站在門旁，在馬背上放着他弟弟的斗篷和皮帽。在皮帽上還插着老鷹的翎毛。

哥兒倆立刻就羞慚的垂下頭去，就轉了馬頭。一個往這方走，第二個往另一方走。

一般人都說，就在今天，這些患難中忘記自己弟兄的人，仍在奔馳四方。

他們走了又走，永不停留。他們沒有家，他們沒有親族，他們也沒有榮譽。但我們的少年與他的仙女，從山腰上取下帳幕，回到自己的家鄉去了。人們說道，直到今天，他們仍在友愛快樂中過生活。

讓我們與你們大家的友愛也和山間永不乾涸的泉水一樣吧！

美麗的拉伯姆公主

某個國裏有位酋長，他只有一個兒子，這兒子天天出去打獵，一日，他的母親對他說：「你打獵只有三方邊境，任憑你到什麼地方去都可以，可是你一定不要跑到第四方邊境去打獵！」她說這句話，因爲她知道兒子如果跑到第四方邊境去，他或許聽得那美麗公主拉伯姆的名字，要離別爺娘，去找尋那位公主了。

年輕的小酋長，就也聽從他母親的話兒，遵守了好多時候。有一日，他在母親允許他去的那三方邊境打獵以後，忽然來了一個主意，要去看看那第四方，爲何他母親禁止他去打獵。他跑到那個地方，看見是個叢莽，叢莽內並沒有什麼東西，只有一羣鸚鵡在那裏。小酋長拿起弓來，對準幾隻鸚鵡射去，這般鸚鵡頓時都飛上天空，只有一隻是牠們當中的頭目，名叫毫而乃泯鸚鵡，是個例外。

鸚鵡頭目獨自留在這叢莽裏，對其他的鸚鵡喊道：「酋長的兒子射來，你們不要飛

去，教我一人在這裏；如果你們把我一人似這般的拋棄了，我將告訴公主拉伯姆呢。」

於是這些鸚鵡，都再飛到牠們的頭目那裏來，喋喋的說個不了。小酋長驚駭極了，說：「怎麼這些鳥兒都能說話呢？」他因此對鸚鵡說道：「那個是公主拉伯姆啊？她現在住那裏？」鸚鵡却也作怪，不肯告訴他公主所住的地點，牠們所有的話只這一句：「你萬不能到拉伯姆公主的國裏來的。」

鸚鵡既不肯告訴，小酋長越是奇怪起來，把弓拋過一邊，也就回家去了。到家後也不說話，也不吃東西，睡在床上，似乎害了大病一般。

「孩子啊！你今天到那裏去了？」他爺娘問。

「我去第四方打獵啦！」他回答。

「你去第四方啦？」他爺娘問。

「是啊！」

「我以前不是叫你不要去第四方麼？」他爺娘說。

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」他頓時說不上來。

「可是甚麼呢？」他爺娘問。

「可是我爲了好奇心的驅使啊！」他回答。

「那麼你走到甚麼地方去打獵呢？」他爺娘問。

「我走到一個叢莽內。」他回答。

「遇着了甚麼嗎？」他爺娘問。

「裏面有一羣鸚鵡。」他回答。

「你捉到它們了嗎？」他爺娘問。

「我拿弓射它們時，有一隻鸚鵡的頭目能說人話。」他說。

「甚麼？鸚鵡能說人話嗎？」他爺娘問。

「是呀！」

「他說甚麼話呢？」他爺娘問。

「他說有一個公主拉伯姆呢。」他說。

「你問他啦？」他爺娘問。

「問啦。」

「他說甚麼呢？」

「他說我萬不能到那裏去找她。」他說。

「這恐怕有原因吧，孩子你不要亂想吧，身體要緊呢！」他爺娘說。

「啊！我相信她是一個漂亮的公主吧！」他念念的說。

「孩子，不要想得太多啊！等以後再說好了！」他爺娘說。

可是最後告訴他的爺娘，他一定要出門去看看公主拉伯姆。他說：「我一定要去！我一定要去！看看她是怎樣的一個人。告訴我，她住在那一國？」

他的爺娘回答道：「我們不知她究竟在那一個呢！」小酋長說：「我一定要去找尋這個國度。」他爺娘說：「不可！你萬不能離開我們！你是我們唯一的兒子，要和我們住在一起！你萬萬找尋不出公主拉伯姆的！」

小酋長說：「我一定要去找找看；蒼天或許會指示我的路途。如果我是活着，我找着了她，我將回到你們這裏來；如果我是死了，那時我再看不見你們。然而我仍是要去的！」

他爺娘和他分別，固然是哭得很利害；但又不得不讓他去。他父親給他幾件好衣裳，一匹好馬兒；他帶了鎗和弓箭以及許多別的軍器。他說：「這些東西，我或者用得着它們！」他父親並且給他許多錢。

於是他騎在馬上，其他都整備好了，就要啓程。他對着爺娘說道：「告辭了！」他母親拿他的手帕包了幾許蜜餞交給她的兒子，說道：「我的孩子啊！你如飢餓時，可吃點兒蜜餞！」

他從此出發，趕他的路程去，騎着馬向前行。走到一個叢莽，叢莽內有個水池，和遮蔭的樹木。他就在池子裏洗了澡，並把他的馬也洗了，然後坐在地下納涼；自己私語道：「現在，我母親給我的蜜餞，我可拿點吃吃，並去喝些清水，再趕我的路程。」他打開手帕拿出一個糖果，看見有隻螞蟻在糖內，他再去取別個，裏面也有一隻螞蟻。他就把這兩個糖果放在地上，再去拿一個，不料也有螞蟻，一直把所有的糖果，都拿了出來，看看個個糖果內都有螞蟻。

他說：「不要緊，我不要吃這些糖果，讓螞蟻一起吃了吧！」於是螞蟻王走來站在他的面前，說道：「你待我們如此的客氣，如果你有了什麼患難，你只須記念着我，我們就都到你那裏來。」

酋長的兒子謝了螞蟻王的好意，騎上他的馬，繼續趕他的路程，再走到別的一個叢莽。他看見一隻老虎，虎的脚上刺入一枚荆棘，牠痛不過，正在那兒大聲號叫。

小酋長問道：「你爲何這樣號叫？可有什麼事情麼？」老虎回答道：「有一枚荆棘刺在我的脚上十二年了，這荆棘如此傷害我，我的號叫就是爲了這個！」

「可憐！」酋長兒子說道：「我願意替你取了出來；但你是個老虎，我替你治好了

，你或且把我吃了！」

「不呀！」老虎說：「我不吃你呢，請你替我治好吧！」

小酋長從袋子裏拿出一把小刀，把老虎脚上的荆棘取了出來。當他取荆棘時，這老虎比平常還號叫得利害，以致牠的老婆在隔壁一個叢莽內，聽得丈夫的叫聲，一路跳躍而來，要看看她丈夫遇着了什麼事情。老虎見牠老婆來了，把小酋長藏放叢莽裏去。這麼一來，小酋長藏在叢莽裡既不吭氣也不動，雌老虎就看他不見。牠老婆說道：「那個傷害了你？你叫得這麼大聲！」牠的丈夫答道：「沒有人傷害我，不過有一位酋長的兒子，來到這裏，把我脚裏的荆棘取出來了。」牠老婆說：「他在那裏，指給我看看！」雄老虎說：「如果你不把他害了，我就叫他來！」老虎婆回答道：「我不害他！只讓我看看吧！」雄老虎就喚小酋長出來。小酋長走到牠們面前，雄老虎和牠的老婆對他行了許多額手禮，又請他吃了好好的大菜，並和牠們一齊住宿三天，每天裏小酋長把老虎那隻脚審視一番。第三天老虎的脚已完全醫好，他就和老虎們告辭。老虎說：「如果你有什麼困難，你只記念我，我就來到你那裏！」

小酋長騎在馬上，前行又前行，又走到第三個叢莽內來了。他在這裏，看見幾個托鉢和尚；因爲他們的長老和尚，又是師父和尚，死了，遺留下四件東西：——一件是張

床；這張床隨便什麼人坐在上面，要想到那處去，它就把這人送到那處。一件是個袋，人有了這個袋，隨便他想要什麼東西，如衣裳、食物、寶石等等，它都可以供給。一件是個石碗，這石碗，是供給水的，主人要用多少，就來多少，無論石碗離開水池多遠，碗內時常是有水的。還有一件是一根棍和一條繩子，如果有了什麼人來和主人打仗，只須主人對它說一句：「打！打這裏許多的人和許多的兵士！」棍子就會來打這般人，繩子就把他們綑上了。

四個托鉢和尚彼此爭這四件東西。一個說：「我要這件；」那個說：「你不能有這個，因爲是我要呢。」如此的爭鬧個不了。

「好了，大家都不要爭吵，我有一個公平的辦法。」小酋長說。

「甚麼？你有一個公平的辦法？」他們問。

「是啊！」

「甚麼辦法呢？」

「我用四支箭的方法。」小酋長說。

「難道要我們抽籤麼？」他們

「不是啊！」

「那你用甚麼方法呢？」他們問。

「我向四方射四支箭。」小酋長說。

「甚麼？向四方射四支箭？」他們問。

「射箭做甚麼？」他們問。

「我射第一隻箭出去之後你們誰撿到就得那張床。」

「好，那麼第二隻箭呢？」他們問。

「第一個得到第二隻箭的就得那個袋子。」

「第三隻箭呢？」他們又問。

「第三隻箭的得石碗。」小酋長說。

「第四隻箭呢？」他們又問。

「第四隻箭得棍子和繩子。」

「好極了！」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：「那麼你現在就射吧。」

「你們都準備好了嗎？」小酋長問。

「好啦！快射吧！」他們齊聲的說。

小酋長於是射出他的第一枝箭，托鉢和尚爭先向前搶奪，他們拿回了第一枝箭時，

小酋長再射去第二枝箭，托鉢和尚又跑去找這第二枝箭來。他再放出第三枝箭。等候他們把第三枝箭找來，他再放出第四枝箭。

當和尚們正跑去找第四枝箭時，小酋長把他的馬放到叢林內去了。他拿了這個石碗，棍子，繩子，袋子，坐在床上，說道：「床啊！我要到公主拉伯姆的國裏去！」這張小床立刻向空中升騰，開始飛起來了。牠飛而又飛，直飛到公主拉伯姆的國裏來。到了這裏，床就落在地上，小酋長看見幾個人便向前問道：「此地屬於誰人的國境？」他們答道：「這是公主拉伯姆的國家！」於是小酋長仍舊向前跑，一直跑到一所屋子，屋子裏他看見一個老婦人。

老婦人說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你從那裏來的？」他說：「我來自一個遠國；今兒晚上肯讓我在你屋裏寄宿一夜麼？」她回答道：「不可！我不能讓你和我住在一塊；因爲我們國王有旨，凡從別國來的人不准在這裏躭擱的！你不能住在我的屋子裏！」小酋長說：「你是我的老伯母！讓我留在你的屋子裏住一夜吧！你看天色是晚了！如果我跑到叢莽裏去，那野獸或者把我吃了哩！」老婦人說：「很好！今天晚上你不妨暫在這裏住一夜；但明天一早，你就須跑開，假使國王聽得你曾在我屋子裏過了一夜，他將逮捕我，把我關入牢獄呢！」

她於是引他進屋子，此時的小酋長可說是快樂極了。老婦人動手預備大菜，小酋長却去阻止。他說：「伯母！我將給你食物。」他把他手放在袋子裏說：「袋子啊！我要點兒大菜。」這袋子就立刻給他一頓精美的大菜，有兩個金盤盛着。

「呀！好極了！」老婦人說：「我猜想你一定是個魔術師的兒子吧？」

「伯母啊，我不是魔術師的兒子呀！」小酋長說。

「你怎麼這樣會變呢？」老婦人說。

「這不是一只平常的袋子啊！」小酋長說。

「不是一只平常的袋子？」老婦人問。

「是呀！牠是一只寶袋啊！」小酋長說。

「寶袋？」老婦人問。

「是啊！我們要甚麼就來甚麼呀！」小酋長說。

「那太奇妙了呀！」老婦人說。

他們吃完之後，老婦人說道：「現在我去取點水來。」小酋長說：「不須！即刻你就有好多的水喝呢！」他拿出石碗說道：「石碗！我要點水喝！」石碗內馬上盛着清水，直到碗內水已滿了。小酋長喊出：「碗！停止！」碗就停止不動了。小酋長對老婦人

說：「伯母！你看，這個碗隨便什麼時候，我要多少水，就來多少水呢！」

「呀！這眞妙！我總認爲你是一個魔術師的兒子！」老婦人說。

「不，伯母，這也是一個寶碗呢。」小酋長說。

「甚麼？牠也是個寶碗？」老婦人說。

「是的，牠是寶碗呢！」小酋長說。

「這眞是好東西啊！」老婦人讚美的說。

這時候天已黑了，小酋長說：「伯母，你爲何不點上一盞燈呢？」她說：「我這裏是用不着的！我們國王禁止國內人民點用各種的油燈。」

「甚麼？國王不准百姓們點燈？」小酋長奇怪極了。

「是啊！」老婦人答。

「這是甚麼意思哪！」小酋長問。

「說是要大家省油。」老婦人答。

「你們國家裏缺油嗎？」小酋長問。

「不知道啊！反正我們是買不到油啊！」老婦人答。

「那麼國王的王宮中也不用燈嗎？」小酋長問。

「怎麼不用呢！」老婦人說。

「那麼，這不是『祇准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』麼？」小酋長生氣的說。

「年青人呀！你那裏知道啊！」老婦人解釋的說：「我們另有一個方法啊！」

「甚麼？另有一個方法？」小酋長說。

「對呀！」老婦人答。

「甚麼方法呢？」小酋長問。

「我們的拉伯姆公主每到天黑時就坐在屋頂上，她的光芒能普照全國呢！」老婦人說。

「甚麼？你說誰？」小酋長急忙問。

「我是說我們的公主。」她回答。

「她叫做甚麼？」小酋長問。

「拉伯姆公主。」她回答。

「啊！我的天！我終於找到啦！」小酋長興奮的說。

「你說甚麼？」老婦人問。

「我終於找到啦。」小酋長仍然高興的說。

「你找到甚麼？」老婦人問。

「這事情說來很長啦。」小酋長說：「老太太，你知道我在很遠的地方就聽到拉伯姆公主這個名字呢！」

「啊，你是怎樣知道的呢？」老婦人問。

「我打獵的時候是一隻鸚鵡告訴我的。」小酋長說。

「鸚鵡？」

「是呀！」

「鸚鵡怎麼會知道的呢？」老婦人問。

「我不知道啊！」小酋長說：「現在我終於找到啦。」

「你出來的目的就是要找她的麼？」老婦人問。

「是啊！」

「可是你不容易見到她啊！」老婦人說。

「她不常出來麼？」小酋長問。

「她很少出來呢！」老婦人說。

「她美麗吧？」小酋長問。

「她太美麗啊！」老婦人說。

「唉，我想看看她呢。」小酋長說。

「那只有等到黑夜。」老婦人說。

「黑夜？」小酋長問。

「黑夜她會坐在王宮的屋頂上放出光芒，那時你便可以看得很清楚啊！」老婦人說。

「好吧！」小酋長這麼說着。

等到天色十分黑暗了，公主才起床，衣服穿得極華麗，戴上許多貴重的寶石，又將頭髮捲起，把一條帶橫束在頭上，帶上面都是鑽石珍珠。她的光亮竟同月色一般；她的美麗能使黑夜變成白晝。她由寢室出來，坐在宮殿的屋頂上。白天裏她不出房門一步；她出門時，僅在夜間。她出現了，國裏的百姓就都去做事情，做完了才歇息。

小酋長把公主看得十分清楚，快活極了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她長得何等的可愛啊！」半夜裏，個個人都到床上去了。公主從屋頂上回到她的寢室。候她上床睡覺了，小酋長輕輕的起身，坐在他的床上，對床說道：「床！我要到公主拉伯姆的寢室裏去！」於是這張床就載他到公主寢室裏，公主已是睡得很熟呢。

小酋長取出他的袋子，說道：「我要許多檳榔葉！」這袋子立刻給他許多檳榔葉；他把這些檳榔葉舖近公主的床邊，然後小床又送他回到老婦人的屋子裏。

第二天，公主的僕人找着這許多檳榔葉，大家都來吃。公主問道：「你們從那裏得來這許多的檳榔葉？」僕人回答道：「我們在公主床邊找着的！」竟沒有一個知道小酋長黑夜來到寢室，把檳榔葉舖滿一寢室。

這天早晨，老婦人往小酋長的屋子裏，說道：「而今是早晨了，你可以走了！假使國王發覺我曾留你寄宿的種種情形，他將把我逮捕！」小酋長說：「親愛的伯母！我今天病了！可否再讓我躭擱一夜；明天一早動身如何？」老婦說：「也好。」於是他又躭擱下來了。他仍是向袋子取大菜，向石碗取水，和老婦人同吃。

天黑時，公主起床，坐在她的屋頂上。到了十二點鐘，個個人都上床去了，公主便也回她的寢室，不多時就睡得很熟。小酋長坐在他的床上，這床又把他送到公主寢室裏去。他拿着袋子說：「袋子啊！我要一條極美麗的披肩！」袋子就給他一條華麗燦爛的披肩。公主正睡在床上，他把披肩給公主蓋好，仍舊回老婦人的屋子裏睡到天亮。

次日早晨，公主看見這條披肩，心中樂極。她喚母親說：「母親！你看！這必是可德給我的披肩，這是多麼美麗啊！」她母親也是極其喜歡，說道：「是啊！我的孩子，

這條燦爛的披肩，必然是可德給你的了。」

早晨時，老婦人又對小酋長說：「現在你眞眞要去了！」她回答道：「我的病仍沒有十分好！請讓我再耽擱幾天罷！我躲在你的屋子裏，沒有人看得見。」於是老婦人又讓他就擱下來。

到晚來，天黑了，公主穿上她的美麗衣裳，和美麗的寶石，坐在屋頂上去。至半夜才回她的寢室睡覺。小酋長又坐在他床上飛到公主的寢室裏。他對袋子說：「袋子啊！我要一隻極好極好的指環。」袋子就給他一個光明燦爛的指環。他於是握住公主的手，輕輕把指環戴上。公主驚駭極了，從床上跳將起來，對小酋長說：「你是誰？你從那兒來的？你如何來到我的寢室？」

小酋長說：「公主！不要怕！我不是賊，我是大酋長的兒子。我到叢莽內打獵，叢莽內有隻毫而泯鸚鵡，告訴我公主的名字，因此我別離爺娘到這裏來看看你。」公主說：「很好！你既是這麼一個大酋長的兒子，我也不願把你殺了，我將告訴我的爺娘，我願意嫁你呢。」

小酋長立卽回到老婦人的屋子裏去。早晨時公主對她母親說：「大酋長的兒子，來到我國裏，我願意和他結婚。」她母親就把這樁事情告訴國王。

國王說：「甚好；但這個大酋長的兒子，既想和女兒結婚，頭一件無論我吩咐他什麼事，他都要給我辦來；如果他幹不了，我就要殺他。我且交給他八十磅重的芥菜子，他須在一天裏擠出菜子油來，假使他辦不到，那麼他就要死了。

到了早晨，小酋長告訴老婦人要和公主結婚。老婦人說：「呀！你且離去這境地罷！你不要想和公主結婚，從前有許多酋長，許多小酋長，曾到我們國裏要娶公主，她父親都把他們殺死了。他說那個願意娶他女兒，走來頭一件，就是隨便什麼事情，凡他所吩咐的，這個人都須一一辦到；這人倘使辦得到，那麼他就可以娶公主了，如果辦不到，國王就要殺他呢。凡國王所吩咐的事情無一人能辦得到！因此所有的酋長，和酋長的兒子，想吃這塊天鵝肉的，都被國王處死了。如果你想去嘗試，那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！還是走了好吧！」老婦人說了這一番話，小酋長一點也不去理會。

國王差人到老婦人屋子裏來傳見小酋長，他們就把小酋長帶入王宮去。國王交付小酋長八十磅芥菜子，告訴他當天須將這些菜子擠出油來，限明天早晨到宮交付。國王並對小酋長說：「那一個想娶我女兒，走來頭一件，凡我叫他做的事情，他都要辦到，假使辦不到時，那麼，我就要殺他了。如果你不能把這菜子油一齊擠出來，你可活不了！」

小酋長聽得這些話，憂愁得很，自己尋思道：「一天工夫我那能把所有的菜子，都

搾出油來？但我辦不到時，國王將把我殺死呢！」他拿了菜子到老婦的屋子裏去，也不知怎樣兒做法才好。最後他忽然記起螞蟻王；當他剛才記念螞蟻王的那一會兒，螞蟻王和牠的螞蟻，都來到他的面前。

「你想起我了嗎？」螞蟻王問小酋長。

「是呀！」小酋長說。

「你有什麼事麼？小酋長。」螞蟻王問。

「現在有一個難事了。」小酋長說。

「甚麼難事呢？」螞蟻王問。

「這裏的國王有一個公主，她生得很美麗，我向她求婚，但國王却弄出了一個難題給我做。」小酋長說。

「國王出的甚麼難題呢？」螞蟻王問。

「他交付我八十磅的芥菜子，限定一天搾出油來。」小酋長說。

「一定要一天工夫麼？」螞蟻王說。

「是呀！如果一天搾不出來，就要殺死我呢！」小酋長憂愁的說。

「那麼，芥菜子在那裏呢？」螞蟻王問。

「這不是麼。」小酋長指給他看。

螞蟻王說：「放心啊！你只管睡覺，今日裏我們把所有的菜子都搾出油來，明天一早你就可以拿去給國王！」小酋長便躺下睡覺，螞蟻果然替他搾出菜子油。

次日早晨，小酋長看見很多菜子油，快樂極了。他把菜子油拿到國王那裏；但國王又說道：「你仍不能娶我的女兒！如果你願娶我的女兒，你須先和我的兩個惡魔相鬬一場，並須將他們殺了！」

這國王多年以前，曾捉得兩個惡魔，他不知怎樣處置牠們兩個，只好把牠們關禁在一個鐵檻裏。他不敢放鬆牠們，恐怕牠們會吃他國裏的百姓；他又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才能把牠們殺了。因此所有酋長以及小酋長，想娶公主拉伯姆的，少不了都要和這兩個惡魔相鬬。國王心中想道：「若使這惡魔眞個被殺，我就可以排除了牠們，免擔心事呢。」

小酋長聽得這話，心中又極憂悶，自己想道：「我那能鬬得過兩個惡魔呢！」因此他又想起他的老虎來了，老虎和牠的老婆，就也到他的面前。

「你在想我們嗎？」老虎和虎婆問。

「是啊！」小酋長答。

「你爲何這樣憂悶呢？」老虎和虎婆問。

「你不知道啊，我有一件困難的事來了。」小酋長說。

「有一件困難的事？」老虎和虎婆問。

「是啊！」小酋長答。

「甚麼困難的事呢？」老虎和虎婆問。

「我向這裏的公主求婚，國王給我出了一個難題目。」小酋長說。

「甚麼難題目呀？」老虎和虎婆問。

「他說他國裏囚着兩個惡魔，要我去決鬥，並且要把它們殺了，否則國王還要殺我哩！」小酋長憂愁的說。

「一定要你親自去決鬥嗎？」老虎和虎婆問。

「這——」小酋長答：「這我還沒問清楚哪！」

「如果國王不反對，我願意代替你去決鬥。」老虎和虎婆說。

「甚麼？你願意代我決鬥？」小酋長問。

「是啊！」他們回答。

「你們能勝利嗎？」小酋長懷疑的問。

「難道你還不信任我們麼？」他們回答。

「不是不信任啊，假如你們失敗了，那我就遭了呀！」小酋長說。

「放心吧！」他們回答：「我們一定能殺死那兩個惡魔啊！」

「好吧，我明天帶你們去見國王。」小酋長高興的說。

於是小酋長從他袋子內取出兩件華麗的大褂，這兩件大褂是金子銀子做成功的，而且裝飾着許多珍珠鑽石。他把這兩件大褂披在老虎身上，使牠們外觀異常美麗。他把老虎帶到國王面前，說道：「可否用這兩個老虎替我和你的惡魔相鬬呢？」國王說：「可以！」國王的本意只要殺了惡魔就夠了，至於那一個去殺牠們，他却絲毫不算這篇賬。小酋長說：「那麼，呼你的惡魔來！這老虎要和牠們相鬬了！」國王旋即呼出惡魔，老虎和惡魔鬬而又鬬，直到後來把惡魔殺死方才罷手。

國王說：「這事辦得很好！但我把女兒嫁你以後，你仍須替我再做幾件別的事！我有一面蘇鼓在天上，你須上天去打響這面鼓，如果你幹不了，我還要殺你！」

小酋長於是想到他的小床，他跑到老婦屋子裏，坐在他的床上，說：「小床！國王在天上有一面蘇鼓，我要到那面蘇鼓那裏！」床就帶他飛上天去。小酋長打蘇鼓時，國王也聽得；但他從天上下來時，國王仍不肯把女兒給他，又對小酋長說：「我告訴你做的三件事，你都做到了；但你必須幹一件。」小酋長說：「假使是我做得到的，我都願

意去做！」

國王就指示他放在宮殿左近的一株樹幹，這是一株很粗大的樹幹。國王給小酋長一把鈍斧，說：「明天一早，你用這把鈍斧，將這樹幹砍做兩段！」

小酋長走回老婦人屋子裏，十分憂悶，自己尋思道：「國王現在眞個要殺我了！我用螞蟻把油搾好了；用老虎把他的惡魔殺了；我的床又幫助我去打響那面蘇鼓了，可是現在這樁事情我怎能幹得下呢！怎能把粗樹幹用鈍斧截成兩段呢！」

到晚來，他坐在他的床上去見公主。他向公主說：「明晨你的爹爹要殺我了！」

「爲甚麼？」公主問。

「你爹爹似乎不願意我娶你呢？」小酋長說。

「誰說的？」公主說。

「如果願意的話，他爲甚要故意刁難呢？」小酋長說。

「怎麼故意刁難？」公主問。

「第一次你爹爹交付我八十磅芥菜子限一天搾好油，這不是故意刁難麼？」小酋長說。

「你不是搾好了麼？」公主說。

「第二次要我去鬥兩個惡魔呢！」小酋長又說。

「你也把牠們打倒啦！」公主說。

「第三次更難辦啦！」小酋長說。

「是叫你去打天上的那個蘇鼓嗎？」公主說。

「是啊！」小酋長答。

「你不是打響了嗎。」公主說。

「可是這三件事我都做到了，你爹爹又來花樣啦！」小酋長說。

「甚麼花樣呢？」公主問。

「你爹爹給我一把鈍斧，要我一斧頭砍斷那根大樹呢？」小酋長說。

「這件事有甚麼難呢？」公主說。

「公主呀！這是一把鈍斧呀！」小酋長說。

「鈍斧頭就不能斫樹麼？」公主說。

「這怎麼行哪！砍不動呀！」小酋長說。

「那麼，我教你一個方法吧。」公主說。

「好吧。」小酋長道：「你有甚麼辦法呢？」

「你拿我一根頭髮去。」公主說就從頭上拔下一根頭髮交給小酋長。

「頭髮有甚麼用呢？」小酋長問。

「明天你把頭髮直放在斧口上向大樹砍去，口中直喊我的名字那樹就砍斷了。」公主說。

「好極了！我眞該謝謝你哪！」小酋長高興的說。

「你快去吧。」公主說。

第二天小酋長切實依照公主的話做去，把頭髮伸展在鈍斧口上，髮和樹幹接觸時，這樹幹就被劈成兩段了。

「國王呀！你吩咐的事情我全辦到啦！」小酋長說。

「樹砍了嗎？」國王問。

「砍爲兩段啦？」小酋長說。

「那很好，不過——」國王笑咪咪的說：「我要問你是用些甚麼方法做成這些事情的呢！」

「國王呀！」小酋長說：「我如果說出來你又會不同意我的求婚啦。」

「說出來吧！」國王說：「你告訴我，我會答應你娶我的女兒的。」

「你的芥菜子是請螞蟻搾出油來的。」小酋長說。

「甚麼？螞蟻？」國王奇怪的問。

「是呀！」小酋長說。

「你怎麼能驅使螞蟻做的呢？」

「我從前給過牠們好處，現在牠們來報答我呢。」小酋長說。

「那麼那兩隻老虎呢？」國王又問。

「也是這樣的呀！」小酋長說。

「過去你給老虎有甚麼恩惠呢？」國王問。

「我替牠醫治過傷口。」小酋長說。

「啊！原來是這樣！」國王說：「那你又如何能上天去打那面蘇鼓呢？」

「國王啊！我有一張能飛的床。」小酋長說。

「能飛的床？」國王問。

「是呀！」小酋長答。

「這難怪呢！」國王笑着說：「但是你如何把那樹砍倒的呢？」

「這是公主幫助我的呀！」小酋長說。

國王說：「現在你可娶我的女兒了！」於是舉行婚禮。所有鄰近四週各國的國王，酋長，都請來參與這場結婚盛典，眞個是金碧輝煌，歡天喜地。幾天之後，小酋長對他夫人說：「你且和我到我的祖國去罷！」公主的父親於是給他們許多駱駝、馬匹、錢、以及僕人等等，他們一路的排場濶綽，往小酋長的國裏來，他們就此快快樂樂住在這裏。袋子、石碗、小床、和棍子這四件東西，小酋長時刻不離身邊；惟獨棍子這件東西，因爲一輩子也沒有人來和他打仗，所以他從來用不着它。

三兄弟和仙女

一般人都說，世界上曾有過一個貧苦的老婦人，她有三個兒子，一個比一個漂亮。大兒子像樹枝上成熟的蘋果，二兒子像蘋果的花，而三兒子呢——就好似花蕾：還在吸收水分，積蓄力氣。

蘋果一熟——就從樹上落下來了。

少年漸漸地長大起來——房子前面的平場叫他看起來，已太窄狹了。他打算遊覽四方，看看世界到底有些什麼沒有些什麼。

長子就走到母親面前，行了個禮，說道：

「我的母親，請你祝我旅途平安吧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，我的命運總在世界上某個地方。我要出外尋找它。一般人說，地球上有一個仙女，非常美麗，看了她，就不要吃飯，也不要喝水了。或者，她就是我的命運呢？」

「我的兒子，」母親答道，「雛鷄長大，——母鷄就拉不住牠了。你去吧，希望你的脚不要碰到石頭上面。」

長子騎上了馬，向自己的母親告辭，就奔上前程了。

走了一天，走了一月，或者一年，最後走上這樣一條路，人們都說——沿着這條路走，只能向前，不能回頭。

二兒子本來是一朵花，——現在長成了紅紅的蘋果。

他已經脫離了自己的枝頭，也想去遊覽四方。

少年向母親行了個禮，說道：

「我的母親，我的大哥還沒有回來。我想跟他去，或者尋到大哥，或者尋到自己的幸福。」

「去吧，我的兒子，」母親答道。「從這條路離我們的家，也要從這條路回到我面前來吧。」

二兒子向母親告辭，把羊酪與麵餅放在行囊裏，在馬的前額吻了一下，向牠說道：

「馱着我走吧！我的馬，希望河川山嶽都不能阻礙你的去路！」

他也走上了那條只能前進，不能回頭的道路。

老婦人的小兒子，他本是一個小孩，好像樹上的蕾芽一般。花開了，蘋果長成了，小兒子也長大了。

他就跑到母親面前，說道：

「我的母親，你聽我說，我並不比我的哥哥們好，也不比他們漂亮。他們都到世界上去尋求幸運，那末，幸運更不會自己來到我這裏。我也要走，去尋找自己的哥哥，無論他們在什麼地方，地下也好，天上也好。或者就在那邊，我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仙女。把哥哥們帶回來，把仙女帶回來，一定使你高興。」

「你說的很好，我的兒子，」母親答道「小鳥最好不要離開自己的巢。但是我知道我的話，是攔不住你的。去吧。只是無論到哪兒，不要忘記回家，不要忘記向鄉土遙望。你是個勇士，你的力量很大。爲了使你的力量更大，我給你一個送行的禮物吧。……」

說着，老婦人就走到院子裏，在房子的四角，撮了幾把土，裝在一個小袋裏，說道：

「你如遇到困難，我的兒子，我們各代祖先踏過的土就會幫助你的。如果有惡魔阻撓你的去路，它就會驅散牠們。」

小兒子接過自己本鄉的泥土來，吻了一下，在額上放了一會兒，就藏在胸前了。

老婦人停在門口，兒子騎上馬，圍了房子走了一轉，向母親行了個禮就出發了。他翻山越谷，走到一個高高的石壁前面。

小兒子溜下馬來，躍過石壁，就落到一個大果園裏。凡人心裏想的一切東西，在這個大果園裏都有。

少年在這裏，吃過了蘋果、桃子、軟梨，隨後又彎着腰喝了些泉水。

那天天氣很熱，少年喝了很多的水。

喝足了水，擧頭一望——他面前站着一個老人。

「人要喝了這個泉水，就是毒蛇也不會咬他，」老人說道，「所以直到你喝得解了渴，我纔肯喊你。我歡迎你，伊薩利亞！」

伊薩利亞吃了一驚，向老人行了個禮，問道：

「我的老爹爹，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呀？」

「在古書上寫着的，」老人說道，「伊薩利亞勇士要從這條路上經過。我已經等候你很久了。我知道，伊薩利亞，你的心想什麼。你要用你母親把你餵大的奶發誓：你還從這條路回來，並做到我要你做的事，我爲這個，我可以教你怎樣去找到美麗的仙女。」

「我用我母親餵我長大的奶發誓！我還從這條路回來，無論你要求什麼，我都替你全做到，我的老爹爹。」

老人就告訴他說：

「你聽我說，伊薩利亞，每一個字，都要和頸珠一樣，貫穿在線上面（即記牢的意思——譯者）。」

「你面向着這座山，正對着這個方向跑過去。」

「你將走過很多路程，你在路上會遇到災難。一個災難衝出激流的水，要把你衝走，並要把你淹死。但你只要喊道：『我看你不過是一條淺河罷了！』並鞭馬前進。那時你看，會有什麼結果。」

「第二個災難，就是在你面前佈上烈火。想燒你，把你燒焦。但你不要害怕，顯出勇士面目，說道：『噢，好涼爽呀！』你再看一看，會有什麼結果。」

「一隻餓獸同另一隻餓獸在你面前爭吵。你要顯示英明——處理牠們的爭論。解決了牠們的爭論，牠們就成了飽獸，山上那房子的門就會在你面前敞開。那時你就會走到仙女那兒。」

「如果她在睡眠——你就趁她睡着的時候吻她，如果她躲避你，——你就拿她的圍

巾、項珠或者短靴。拿起，就儘快地跑走，不要回頭望。如果回頭一看——就會變成石頭。仙女會喊你，央求你，但你不要聽，趕着馬前進。到了自己的故鄉，才停下，我的孩子。」

「現在就走吧，少年。祝你的悠悠長途，對你有如短途吧！」

伊薩利亞向老人行過了禮，騎上自己的馬，就去了。

少年走了一些路程，忽然聽到：什麼東西發出鬧聲，前面有轟轟的聲音，好像蛇神吉尼拿在石上爬行，又好像起了風暴。

伊薩利亞騎的馬驚得戰慄，停住了，不願再進。

伊薩利亞用杖一擊，馬跳了三跳，又停住了。

伊薩利亞看到——前面是一條河。水衝打石頭，石頭好像同水搏鬥，白沫飛起來，好像一層白雲，遮滿天空。誰要走進這條河裏，就會受苦的！它能把水牛衝走，能把騎馬的人和步行的人都吞沒。但是老婦人的小兒子，我們的勇士伊薩利亞，把眉頭一皺，打了馬一下，就衝進水裏去了。

「河呀，你這樣吵鬧，但嚇不住我！」少年笑着說，「在我看起來，你淺得很，還浸不到我的馬胸！」

轟轟的聲音也停了，也聽不到吉尼拿的聲音了。整條河忽然跑到地下去了。只有東一塊西一塊的石頭，好像戰鬥疲乏的勇士，停在河底。

有一塊石頭，深深地歎了一聲。伊薩利亞詫異起來，勒住了馬思忖道：

「這裏有幾多痛苦呀，以致石頭都在歎氣！等一等，我用本鄉的土撒在你身上；如果你是死的——就照舊死在這裏，如果你是活的，土會逐魔——你就在我面前活起來吧！」

伊薩利亞抽出掛在胸前的小袋來，抓出一把土，撒在石頭上，石頭沉重地打了一個滾，站起來，變成了一個少年。竟是伊薩利亞的大哥呀。

兄弟們彼此認出，他們心中高興已極，我們的心，也高興呀！

哥哥對弟弟說道：

「我的弟弟，你怎麼落到這個地方來呢？就是鳥飛過這裏——也會把自己的翅膀折斷。這眞是只能向前而不能回頭的一條路呀！我在一個倒霉的日子走進這條河。河水把我衝走，石頭絆我的脚，水沫遮住我的眼睛。我說句老實話罷，我眞是嚇壞了，就回頭走。那時我就變成一塊石頭了。」

「你聽我說，我的弟弟，——誰知道前面還有什麼災難呢？我們趁早打馬回家吧。」

但伊薩利亞望了望哥哥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

「不要害怕！走到岸上去，走到我們土地的邊界上，就在那兒等着我。」

伊薩利亞騎上了馬，親切地撫摩着牠的頸項，馬就載着他前進了。

在道路上的不是軟毯，而是石頭和山岩。但是伊薩利亞走過一個獵人小舍，又一個獵人小舍，不向下看，不向旁邊轉，一直打馬前進。

他跑到一個山谷邊上。可是這裏好像蛇神吉尼拿在噴火燄。馬停止了，不肯前進。伊薩利亞用力將馬一夾，打了一棒，馬跳了三下，又停住了。伊薩利亞看不見火，可是一切都燒焦了。空氣吸不進胸中，雙手沒有力，眼睛也昏花了。

「唉，」伊薩利亞喊道，「難道我沒有獅子的心嗎？難道我故鄉的土沒有效力了嗎！山谷呀，你嚇不到我！我還沒有逃避過敵人，也不會逃避你的。不管你打算怎樣燒我，可是我覺得涼爽得很！」

山谷間就頓時涼爽起來了。

伊薩利亞繼續前進。走了不少路——他看到：白石頭旁邊立着一棵樹，這樹沒有皮，也沒有葉子，好似一百年來太陽就把他晒死了！但伊薩利亞一看，——樹頂上還留着一片葉，發光的水滴在上面滾來滾去，好像這棵樹在哭泣。

伊薩利亞詫異起來了。

「不管怎樣，這裏面總有原因！我在這兒也要試一試本鄉泥土的力量怎樣。」

伊薩利亞拿出了掛在胸前的小袋，從裏面抓出一撮土，將土撒在乾枯的樹根上。忽然密集的葉子長滿了全樹。枝子擺動起來，向四面分開，好像門戶敞開一般。伊薩利亞的二哥走了出來。

「唉呀，我的弟弟伊薩利亞，」他歎了一口氣說道，「現在我覺得多麼涼爽！好像你把我從油鍋滾滾的地獄裏拖出來一樣。告訴我，你從那兒獲得這樣的力量呀？」

「這不是我的力量，」伊薩利亞答道，「這是我們故鄉泥土的力量。哥哥，現在你在這兒稍坐一會兒，休息休息，我還要過一個獵人的小舍，再回到你這裏來。」

伊薩利亞給了他二哥一塊帶羊酪的麵餅，把他留在白石旁邊，就又向前去了。

伊薩利亞尋到了兩個哥哥，但還沒有找到仙女，她在什麼地方呢——他也不知道。可是，仙女坐在自己家中，聽到——一個人在她的土地上，已經走近了。

她就施展出自己的魔力，使伊薩利亞迷失了方向。

他看到前面有一座白石的房子，但灰塵把它遮掩起來，他穿過飛塵，却碰到一座山

。攀登了這座山，另一座更高的山又聳立在面前。

「看來，仙女不遠了，」伊薩利亞思忖道。「這是她的魔力！」

當太陽落山的時候，伊薩利亞到了一座房子的門前。

看到——房門的一邊是鎖鏈繫着的獅子，另一面拴着山羊。獅子前面放着乾草，山羊前面放着肉。獅子撲向肉這邊，羊掙扎着去吃乾草，可是鎖鏈很短，不讓牠們過去。牠們怒氣冲冲都想把對方撕得粉碎，都準備着要吃掉對方一般。

誰能走近牠們？哪個父親的兒子能在牠們中間走過呢？

伊薩利亞前額的筋都脹起來了，他的力量要施展一下。他抓起肉來，擲向獅子，抓起乾草。投向羊。獅子撲向肉，山羊撲向乾草。牠們吃了起來，伊薩利亞就走進了院子。伊薩利亞看到三棵蘋果樹下有一個水池，仙女就在池裏洗澡。蘋果掉在水裏，仙女在遊戲着，撈起蘋果向上一擲，蘋果又長在樹枝上去了。

伊薩利亞悄悄地偷走過去，拿起仙女的短靴，回頭就跑。

樹枝搖擺起來，颯颯出聲。樹上的蘋果都散落水中。

仙女嚇壞了，四周一望，只看見伊薩利亞的背影。

「停住，少年！」仙女喊道。「停住，我的心肝！」

但伊薩利亞的心在仙女面前並未軟下去。他胸中有的是獅子的心，而不是羔羊的心。

無論她怎樣呼喚他，無論怎樣央求，他總不把臉回過去看她。趕快騎上馬，向前奔去。

伊薩利亞的馬奔馳而進，道路好像長繩一般，留在後面。

少年勇士跑了很多的路，才跑到白石頭那邊。他的二哥在白石旁邊等着。

「歡迎你，」他向伊薩利亞說道。「我望着路，把眼都望得疲倦了，想起你來，總是放心不下。告訴我，你是和獅子一般回來的，還是如兎子一般回來的呢？」

「我的哥哥，這不是說話的時候。快些騎上我的馬，不要向任何方向張望，不要去聽任何人講話。」

伊薩利亞用自己的斗篷蓋上哥哥，他們又繼續前進。

仙女追趕伊薩利亞，看一看，——不成，追不上他。她就喚起風來，騎在風背上飛起來追他。

「停住，少年！」她喊着說，「希望你回頭看我一下，只讓我也看你一眼！」

但是，伊薩利亞記着老人的話，他的眼睛是張開的，但耳朵是閉起的。只是向前進

行，決不回頭一望。

這時，他過了河，走到本鄉的土地上，在留下大哥的老地方附近下了馬。到了這時，他才把臉回轉，望望山谷——那裏的情形怎樣呢？

伊薩利亞看到——仙女走來，好像不是仙女，而是明星從天上下來，來到他們面前。她向太陽說道，「你熄了光吧，我要發亮啦。」向花說道，「你們枯萎吧，我要開花了。」

仙女走到兄弟們面前，行了個禮，向伊薩利亞望了一眼，就說道：

「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破過我的魔法，你的力量和勇敢把我引到你的土地上來。現在就把這兒當作我的老家吧，我留在你這兒吧。」

伊薩利亞向她笑了一笑，隨後就從行囊裏取出短靴來，說道：

「穿上你自己的短靴吧，仙女，請走到我的大哥那邊。他第一個循着這條路來找你的，你要做他的妻子，做我的嫂嫂。」

大哥說道：「不可以，伊薩利亞，找到這個彩虹的不是我，我也不能娶她。」

伊薩利亞就又轉向二哥，對他說道：

「我比你也年輕，我的親愛的哥哥。請你娶了仙女吧，讓她使你的心快活吧，她可以做我一位可愛的嫂嫂。」

「不要說了，伊薩利亞，你錯了。我要說的，也和大哥說的一樣，找到這個彩虹的不是我，我也不能娶她。讓她做你的新娘，做我們的弟妹吧。」

「謝謝你們，我的哥哥們，我也祝你們得到這樣的幸福。現在讓我們快點回家去罷，好使我們的老母快樂。」

「我們只有一匹馬，可是我們有四個人。」

但是仙女笑了笑，說道

「不要難過，伊薩利亞，我知道你在想什麼。現在閉上眼睛再打開眼睛，你看會怎麼樣。」

當時美麗的仙女解開了自己的項圈，從上面脫下三顆珠子。仙女把這些珠子投在三兄弟的脚下。珠子落到地上，從地下鑽出三匹神馬，——風馬、閃電馬、和海馬——站在三個兄弟面前。

「騎上吧，我的哥哥們」仙女說道，「你也騎上吧，我的未婚夫！」

他們跨上了馬，就揚長而去了。

他們走了很多路，走上商隊所走的大路上，好像樹枝一樣的交叉路口。

哥哥們停住了馬，讓弟弟先行，說道：

你帶領我們吧，伊薩利亞，你朝哪個方向走去，我們就跟着你走。

「好，」伊薩利亞答道。「你們跟着我走吧，眼看我就領你們到一個果園，那裏凡人所需要的東西，應有盡有。我們在那裏吃點東西，你們看一看那裏會有什麼事發生。」

伊薩利亞說話之間，就走到了。一個果園展現在他們面前，在那果園裏面，眞的，人所需要的東西，應有盡有。

三兄弟下了馬，仙女也下了馬，但他們還未來得及邁上兩步，就看到一個老人，前來迎接他們。他的鬍鬚長及兩脚，背彎如鈎，低垂的眼皮，直達胸前。

「恭喜，恭喜。伊薩利亞，」老人說道。「我看你已經找到自己的幸福了！」

「謝謝，老爹爹！」伊薩利亞答道。「這是你幫助我找到它的。現在請告訴我你心中想的是什麼，我好去奉命而行。」

老人就說道：

「我也和你一樣年輕過，伊薩利亞。我的面前曾擺着過萬里前程，我也曾有過力量，但我總不信自己的力量。我曾經走到中途，但從未一次達到終點。你看，現在我的暮年已經到了。但你呢，伊薩利亞，只一開步走——就沒有慢走過，於是你就達到終點了。但這條路是我指給你的。希望你慷慨大方，少年勇士！把你的幸福分給我一點。伊薩利亞，讓我吻你，和你的仙女一下罷！」

伊薩利亞走向老人面前，緊緊地擁抱着他，吻了他一下。然後就牽着仙女的手，向老人說道：

「也吻仙女一下吧，老人。」

老人吻了仙女一下，於是怪事發生了。

兄弟幾人一生從沒見過像在這裏所看見的奇事！

老人的鬚長原來直到兩脚，背原來彎曲如鈎，眼皮低垂達胸，可是，現在你看哪！……老人變成了少年，變成了十七歲的少年，變成這樣美麗的少年，使你不要吃，不要喝，只要看他就夠了！

「不要詫異，伊薩利亞，」老人說道，「這是你的力量到我身上來了，而美麗却是仙女給我的。現在你們回家去吧，我也要去周遊天下，用我新的智慧和堅强的心，重新去尋訪，看世界上有些什麼。」

於是大家就分手了。

自從三個兒子走後，老婦人每天到孩子們走去的那條路上。她眺望着有沒有馬蹄揚

起的灰塵，是否看得到騎馬的人，痛哭一陣，才回家去。她心中懷着悲酸地回到家中，就去編結毛襪。織上許多的花樣，一個比一個好看。

可能，兒子們還會回來的，他們見了帶有花纓子的襪子會高興的，會謝謝母親的。

過了好久，有一天老婦人養的一隻貓在她的脚旁打轉。

轉到一個方向，牠叫一聲，轉到另一個方向，又叫一聲。

「你怎麼啦，親愛的貓，爲什麼老是在脚旁打轉？你想告訴我什麼？如果你告訴我：我的孩子們走近了，那麼，我向你發誓，一定給你買個銀鈴，拴在你的脖子上。如果你騙我，我就把你丟出房外，不會給你開門的。」

老婦人還沒有把話說完，就聽到院子裏的鬧聲。

她走出了門，不知道向哪邊去：走向自己親愛的兒子們那邊，還是走向院子中像明星樣發光的仙女那邊。

老婦人給自己的小兒子，辦了婚事。婚禮熱鬧了七天七夜，又吹喇叭又打鼓，給每個客人一個甜蜜的蘋果。

亞堅和蜜蜂

從前有一個人，名叫亞堅，他孤獨地居住在山下的一所小屋中，耕種爲生，祇養一頭牛做助手，他和那一頭牛，可以說是「相依爲命」的。

一日，有一隻蜜蜂飛來，要求亞堅收留它，共同生活。

「你願意收留我嗎？」蜜蜂說。

「要我收留你麼？」亞堅問。

「是呀。」蜜蜂說。

「你們的那些朋友呢。」亞堅指牠們那些蜜蜂朋友說。

「我是獨自一個沒有朋友。」他說。

「好吧，我是非常歡迎你的。」亞堅說。

於是他就把蜜蜂收留下來了。

一天傍晚，當亞堅和那隻蜜蜂已經吃完了晚餐，還未見牛回來，他們出發到附近的田野找尋，還是不見踪跡，他們回來，急得整晚都睡不着。

次日一早，蜜蜂對亞堅說：「我知道山上住着一個酋長，他和他的部屬都是很兇猛和殘忍的，我們的牛一定是給他們搶去了，且讓我們上山去找尋吧。」

「不知道是不是他們搶走的呢？」亞堅發愁的說。

「我看一定是他們。」蜜蜂說。

「如果眞是他們搶走的話，恐怕不容易要回來啊！」亞堅仍然發愁的說。

「爲什麼呢？」蜜蜂問。

「他們不講理的啊！」亞堅說。

「他們雖然兇猛和殘忍，但他們也有理性可講的。」蜜蜂說。

「好吧，那我們就要要看吧。」亞堅說。

亞堅聽了立刻和蜜蜂起程，爬了一整天的山路，才到達那個酋長居住的地方。

酋長一見到他們，立刻發出獰笑。

「喂，朋友，有甚麼事見教嗎？」酋長問。

「我們是來討牛的。」亞堅說。

「討牛？」酋長問。

「是的。」亞堅答。

「誰牽走你的牛哇！」酋長問。

「有人說，我的牛在這裏。」亞堅說。

「好吧，」酋長獰笑的說：「現在天晚啦，你們先住到賓館裏，明天再談這個問題吧。」

他們到達賓館不久，便有一大羣人來找他們，每個人手上都拿着一籃吃的東西。一入門，那些人便對亞堅說：「主人叫我們拿東西來給你吃，假如你是一個有力量的人，你一定可以把這些東西全部吃光的。」說完，便一齊放下食物，把整間屋子都堆滿了。

亞堅看見這許多東西，心裏發愁，知道自己絕對沒有辦法把它吃光，眼看明天便要給那個酋長瞧不起，牛也再沒有得回的希望了。

蜜蜂當時在旁邊飛舞，看見亞堅愁眉不展的情形，便對他說：「你且吃晚餐吧，吃不完的東西，我可以把它們都吃光的。」亞堅雖不相信，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，只好坐下來，先儘量吃個飽。

亞堅僅能吃去其中的一籃東西，剩下來的，仍然堆滿整間屋子。只見那隻蜜蜂不慌

不忙，口中發出一陣「唏——唏——唏」的聲音，馬上有一大羣一大羣的蜜蜂，從四面八方飛進屋子裏來。那隻蜜蜂便向它們說：「兄弟們，這屋子裏的食物都請你們給我搬到你們的蜂巢去，一點也不要剩下，這就當是送給你們的禮物吧。」

那些蜜蜂嗡的一聲答應，便動起手來，一夜之間，便把那些食物都搬光了。

亞堅在旁看到這種情形高興極了。

「喂，朋友，我眞是太感激你了呀！」亞堅說。

「這有甚麼關係呢。」蜜蜂毫不在乎的說。

「你以前不是說沒有朋友的嗎？」亞堅奇怪的問。

「這怎麼說。」蜜蜂回答說：「我是一個蜂王，站在王的立場那祇有我一個啦。」

「這太好啦。」亞堅說：「明天我可有話說啦。」

「明天你要故意說得輕鬆些呀！」蜜蜂說。

「那當然啊！」亞堅說。

次日一早，酋長親自帶領一班人來到賓館，看見食物都已經不存在，心裏大吃一驚。亞堅還故意對他說：「多謝你昨天送來的食物，不過數量還嫌少一點，不夠我吃，今天送多一點來吧，不過打攪你太不好意思了。」

「這些東西都是你吃光的嗎？」酋長問。

「是呀！」亞堅說。

「你沒有藏到旁的地方去吧？」酋長問。

「藏到那裏你們都會知道的呀！」亞堅說。

「你用甚麼方法證明你自己吃的呢？」酋長問。

「現在統統沒有了，這就是證明呀！」亞堅說。

「這麼說，你全吃光啦？」酋長又問。

「當然啦。」亞堅假做自豪的說。

酋長當時連忙說：「亞堅先生，昨天這許多東西你一個人能夠吃光，已經證明你是一個非常有力量的人，你的牛我們決定奉還，並希望你寬恕我們的魯莽。」

於是，亞堅便牽着他的牛下山去，蜜蜂陪同一旁飛舞，他們心裏都覺得很快樂。

白鹿妖女

古時有個國王，他雖有王后七人，但是沒有兒子。這是他極大的愁悶，尤其是愁着自己死了以後，沒有兒子承繼王位。

有一日，忽然來了一個苦行的高年的托鉢和尚。

「請你通報一聲，我要見你們的王。」和尚向守衞王宮的衞士說。

「好的。」衞士回答：「不過，師父，你有甚麼事呢？」

「你就說我是來報喜的。」和尚說。

「好的，師父，你等一等吧。」衞士說。

接着，國王召見這位遠來的高僧。

「師父呀，你有何事呢？」國王問和尚。

「老僧前來非爲別事，陛下不是沒有王子嗎？」和尚說。

「是啊！」國王說。

「老僧特來向陛下報喜。」和尚說。

「有何喜呢？」國王問。

「陛下的七位王后之中有一位要生兒子了。」和尚說。

「甚麼？」國王大喜的問：「眞的麼？」

「老僧出家人，是不說謊話的。」和尚說。

國王聽得這個和尚許他有個兒子，眞是快活得無邊無際！立刻下令全國，撥款預備將來的慶祝。

同時，七位王后住在那堂皇壯麗的宮裏，起居飲食，都異常奢侈；並有女僕數百人侍候着，心滿意足，簡直是吃蜜餞糖果過日子。

國王又非常的喜愛打獵。有一日，他在出門打獵之前，七位王后對他說：

「陛下，這次打獵最好不要去北方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國王問。

「昨夜我們得了一個惡夢呢。」她們齊說。

「惡夢？」國王說。

「是啊！」她們都齊聲說：「一個很壞的夢。」

「夢見甚麼呢？」國王又問。

「夢見北方對陛下不利。」她們說。

「北方？」國王說：「那麼我不去北方就好啦。」

「陛下千萬不要去北方呀！」她們一再叮囑的說。

「好吧。」國王回答。

國王爲了免得王后們多一番憂慮，允許尊重他們的意思，就向南方出發；但這天注定是應該有事的！他雖然極力探尋，竟找不出一隻野獸。在東西兩方，他的成績也不能勝過南方。但他終是一個敏銳的獵人，拿定主見，不肯空手回來，他所應允的話兒，至此都忘記了；他於是轉到北方來。

他到北方時，起初也是沒有什麼勝利；等到他剛剛打定主見，想把這天拋了不算，却忽然看見一隻白鹿，金角銀蹄，從他面前一閃而過，跑到叢莽內去了。他滿肚子的慾望，如火的燒着，一心要把這隻美麗的希奇的白鹿捉住，馬上吩咐他的從人，做成一個圈兒，把這叢莽團團的圍住。這樣把鹿圍在裏面，然後圈兒漸漸的縮小，他再向前緊迫，直到他清清楚楚看見這隻白鹿在叢莽當中哮喘，他仍舊一步迫近一步。但是等到他剛

剛想一把捉住美麗的稀奇的野獸時，那曉得這東西用力的一跳，恰巧由國王的頭上跳過，望大山上飛跑去了。

王就以踢馬刺蹴他的馬兒，也不記得其餘別的事情了，盡力的快快趕上，把他的從人遠遠的留在後面，向前望着這隻白鹿緊緊追去，再也不肯收轡。直到他走進了一個狹小山谷，不見一條出路，他才勒住了他的駿馬，看見有所矮陋的茅屋站在他的面前。他經過了這一番失利的追逐，身體也就疲乏了，走進茅屋討口清水喝喝。茅屋內有個老婦人，坐在紡織機上，允許給他水喝；一面呼他的女兒。內室裏隨即走出一個少女來。這少女長得如此的可愛，而且如此的妖嬈，——雪白的皮膚，金色的頭髮。國王看見卑陋的茅屋裏面，竟有這麼一個美女，很吃一驚，不覺被她迷住了。

少女把一杯水拿到王的唇邊，王一面喝水，一面注視到她的眼睛裏去，這才明白這個女子，就是他追逐這麼遠的那隻金角銀蹄的白鹿。

「呀！想不到她竟是如此的一個美人兒啊！」國王讚美的說。

少女祇是用一雙蠱惑的眼睛回答他。

「老太太，我有一個要求，不知你同意嗎？」國王問。

「你有甚麼要求呢？」老婦人問。

「你知道我是誰嗎？」國王問。

「你是一個大官吧！」老太太答

「大官，哈哈！」國王哈哈大笑：「告訴你，老太太，我是國王呀！」

「甚麼？」老太太驚異的望着他：「你是國王？」

「是呀！」

「不是吧！」老婦人搖搖頭。

「我可以拿一個證明給你看。」國王說。

「甚麼證明呢？」老婦人問。

國王把身上的一塊佩玉給她看。

「老太太，你相信嗎？」國王問。

「我現在相信了。」老婦人說。

「現在我向妳有一個要求。」國王說。

「甚麼要求呢？」老婦人問。

「我願意娶你的女兒爲王后。」國王說。

「娶我的女兒？」老婦人問。

「是呀！」國王說。

「這個問題你問我的女兒吧。」老婦人說。

國王聽老婦人這樣說，便扭頭問她的女兒。

「妳聽到妳母親的話嗎？」國王問。

「甚麼話呢？」少女裝做不解的說。

「我要娶你爲王后，你願意嗎？」國王問。

「你現在已經有了幾位王后了？」少女問。

「七位王后。」國王說。

「你如果再娶我，那不是第八位了嗎？」少女說。

「是呀！」國王說。

「那不是太多了嗎？」少女說。

「祇是你願意就行啦。」國王說。

「你曾經想到有很多男子因爲討不到老婆，現在還在打光棍嗎？」少女問。

「唉，妳怎麼老是這樣說話呢？」國王奇怪的說：「我娶你爲王后你就成天可以吃蜜餞糖果過日子啦！」

「如果人類的感情，不！應該叫做愛情。」少女對國王說：「牠能夠用糖果和蜜餞做交換的話，那麼事情就簡單啦。」

「妳的意思是甚麼呢？美人兒？」國王問。

「我希望你不要爲了我的美麗而動腦筋吧。」少女說。

「可是。」國王說：「我是實在愛妳呀！」

「你是眞愛還是迷戀？」少女問。

「當然是眞愛嘍！」國王說。

「那好吧。」少女說：「我要你答應我一個要求！」

「說吧！美人兒？」國王說。

「如果你是眞心愛我而不是迷戀我，那麼，請你把你的那七位王后的眼睛挖給我。」少女說。

「噯呀！美人兒呀！」國王說：「妳爲甚麼要傷害別人呢？」

「這是測驗你對我的愛情呀！」少女說。

「我們的愛情難道一定要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麼？」國王說。

「愛是非常專制的呀！」少女說。

「不能換旁的方法嗎？」國王懇求的說：「那太殘忍了呀！」

「你祇要想到我，就應該想不到別人呢！」少女說。

「求求你吧！別的我甚麼都能答應。」國王懇求的說。

「沒有第二個辦法。」少女說：「除非你放棄討第八個王后的話。」

「好吧，我答應你了。」國王說。

「不後悔嗎？」少女輕鬆的問。

「妳等着吧。」

國王被白鹿化身的妖女迷住了，竟如此的喜歡她。他立刻跑回宮中，把七個王后的眼睛都挖了出來，並把這般瞎王后，拋到一所污穢的地窟裏去。他帶了這駭人的禮物，望山谷裏的茅屋奔來。那妖女看見十四個眼睛，忍心的笑着把牠們穿成一串，放在她的母親頸上說：

「小母親！戴上這個，算是一種紀念品，我到國王的宮去了。」

她於是和這個被蠱惑的君王一同回宮，做了他的新王后。國王把七個王后的華麗衣裳，及珠寶等項，都給她穿戴上了；七個王后所住的宮讓她住了；七個王后的僕人都來伺候她了。凡妖婦所希望得來的東西，她都實實在在有了。

那七個薄命的王后，她們的眼睛已被挖去，並被拋在黑暗的牢獄裏；但是後來沒有多久，內中最年輕的一個就生了一個男孩子，這孩子並且長得很好看。其餘的幾個王后，看見這年輕的王后如此好運氣，未免有些妒忌。起初她們很不喜歡這個秀麗的孩子，可是不多幾時，她們覺得這小孩對她們自己很有用處，就把他當做自己的兒子看待。說也奇怪，他才會走路，就開始挖土牢內的泥牆。在一個極短時間裏面，他竟挖成一個牆洞，使他自己剛剛可以爬了出去。他出洞後大家就不知道他的去向，每過一點鐘或將近一點鐘時，他帶了糖果蜜餞回來，平均分給七個瞎王后吃。

他漸漸的長大起來，他把牆洞也隨着放大點兒，每日裏跑出洞外兩三次，和城中許多小貴人玩耍。他們沒有一個知道這小孩子是什麼人，但人人都喜歡他。他有全身的戲法，滿面的小花臉，每每令人好笑，他又是多麼伶俐，多麼快樂！因此他一出門，定然有人賞給他若干匣的糕餅，或是滿把的乾菓，或是多少蜜餞食物；所有這些東西，他都帶了回家給他七個母親吃。他喜歡稱呼七個瞎王后爲母親，這般王后有了他的扶助，才能夠養活下去；可是世界上都猜想她們已經餓死好多年了。

最後他長成一個俊俏的青年。有一日，拿了他的弓箭跑出門去找野獸，偶然走過王宮，宮裏住的就是那個妖王后。他看見幾隻鴿子，繞那白大理石尖塔兒飛舞，他望準了

，一箭射去，就把一隻鴿子打死。這鴿子滾下，恰好落過妖王后坐在那裏的窗子。她向外一張，看看什麼一回事，瞥見這俊俏的青年，站在那裏，弓兒拿在手上。她有了一種妖術，知道這青年是國王的兒子。

她的妒忌和怨恨達到極點。於是拿定主意，想從速把這青年害死，當卽打發僕人帶領青年進見。她向青年問道：「可否把剛才打下來的鴿子賣給我？」

強硬的青年回答道：「不——這鴿子我要拿去給七個瞎母親的！可憐我那幾個母親，住在污穢的土牢裏，假使我不帶點食物給她們吃，她們就要餓死！」奸詐的陰險的妖婦叫道：「好可憐的熱腸！你可願意把眼睛重復討回給她們麼？吾愛？給我這鴿子，我不失信，允許指教你到那裏去找這些眼睛來！」

青年聽得這句話，那快活簡直是無可限量，立刻棄了這鴿子。妖王后於是告訴他快去找她的母親，向她要這些眼睛；因爲這些眼睛，她當作一種紀念品佩着呢！殘忍的妖后並且說：「如果你拿我贈她的這件東西給她看——在上面我已寫好我要請她做的事情，——她一定會給你那些眼睛的。」

她一面說，一面交給青年一塊破鍋片，上寫着：「把這帶信人立刻殺了！把他的血似水一般的洒開！」

那七個王后的兒子，是不識字的；他高高興興的帶了這封送命的信，動身去找妖后的母親。

他在路上，經過一處城市，只見城裏的居民，一個個都是愁容滿面。他禁不住要去打探一下，究竟爲了什麼事情。他進了城去，城裏的居民一把攔住他，告訴他說：「這因爲國王的唯一女兒，不允招贅，那麼，到了國王死後，這王位就沒有嗣君承接下去。我們很怕這位公主必然是瘋顛了，因爲這國裏個個長得好看的少年，都帶給她看過，她却說：『只要招贅那七個母親的兒子。』國王大失所望，只好出了個命令，凡是進城來的青年，一個個都要帶到公主面前去看過；因此你也就少不了要去見見公主。」他聽了以後，却不耐煩起來，因爲他正是慌忙不過，要去找尋他母親們的眼睛啊！居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他拖到公主宮中的接待室去了。

「公主正在用早餐。」一個宮女走進接待室對青年說：「你等一會兒吧。」

「我不能等呀！」青年急躁的說。

「你有甚麼事嗎？」那個宮女問。

「我有很要緊的事情吶！」青年說。

「不管你有天大的事情也得等啊。」宮女說。

「不行哪！」青年有些性急的叫着。

正在這樣爭吵的時候，突然的另一位宮女跑來通知說公主駕到了。

「啊……」公主見到這位青年突然失驚的叫起來。

「我的女兒呀！你覺得這個青年是嗎？」國王在一旁問。

「親愛的父親，這個正是我所選擇的人啊！」公主羞慚的說。

「那太好了，今天總算找到啦！」國王高興的說。

「公主。你別看錯人了吧。」青年說。

「青年人哪！你現在不要猶豫了吧，你現在應該和公主結婚。」國王說。

「可是，陛下，我現在有一件急事要辦哪。」青年人說。

「說吧，青年人！說出你的困難吧！」國王問。

「我必須先醫好母親們的病。」青年人說。

「這應該的呀。」國王說：「你現在必須找醫生嗎？」

「不，我不要找醫生呢。」青年人說。

「你的母親們是怎樣瞎的呢？」公主在一旁問。

「我不知道啊，不過當我還沒生下來的時候她們就瞎了。」青年人說。

「那你打算怎麼醫治呢？」公主問。

「我們的王后叫我去找她的媽媽。」青年說。

「找她媽媽做甚麼呢？」公主問。

「她媽媽那裏有眼睛。」青年說。

「這些眼睛怎麼會在她那裏呢？」公主問。

「王后說，她媽媽做紀念品的東西。」青年說。

「你去見她的媽媽有甚麼憑證呢？」公主問。

「她交給我一塊破鍋片。」青年說。

「破鍋片？」公主問。

「是啊！」青年說。

「這破鍋片現在何處呢？」公主問。

「在我身上帶着。」青年說。

「你拿給我看看吧。」公主說。

公主是很有學問的人，很聰明的人，看見這些陰險的字樣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另取一塊同樣的破鍋片，寫上這幾個字：「小心照應這個青年，凡他所要的東西，都付給他罷

！」她把這破鍋片交還青年；這青年看不出甚麼來，就動身去討眼睛了。

沒有多久，他走到山谷中的茅屋裏。妖婦的母親，是個醜陋得很的老東西。她讀這封信時，嘴裏怨謗着，那樣子很是可怕，尤其憤恨的，就是爲了青年向她要還那串眼睛的紀念品；雖然如此，她却把這串眼睛取了下來，交給青年道：「這裏只有十三個眼睛，前禮拜我失去一個了。」

這位青年，因得着這些眼睛，已是快活得不得了，就此急急忙忙望他母親那裏跑來，他交給六個年長的王后，每人一對眼睛，最年輕的那個，他只給她一個眼睛，說道：「至愛的小母親！我時刻做你的那一個眼睛罷！」

他辦妥了這樁事情，因已允許公主的婚事，就動身去赴公主的婚約。當他經過妖后所居的宮殿時，看見屋頂上有幾隻鴿子，又扳起弓來對準射去，又恰巧射中一隻，打從窗邊落下，妖后向外一張，說：「看呀！這是王的兒子！仍然活着！而且好好的啊！」

她又是憤恨，又是懊惱，叫人請這位青年進來，問他爲何來得這般快。及至聽得他如何把十三個眼睛討了回來，並把這些眼睛交給了七位王后的話，她幾乎禁不住要發雷霆大怒。但她却假裝聞他成功，替他歡喜的樣子，並對青年說，如他肯再捨去這隻鴿子，她將酬報他郊期神的奇牛一條；那條牛的乳全日裏流着不停，可以流成一個池子如同

王國這般大。並給他一塊破鍋鐵，上面寫的是：「把這青年殺了勿誤！並將他的血似水一般的潑散！」

青年一路跑來，順道探訪公主，告訴她因何他被魷擱住了，公主讀完破鍋上的信，又換了別的一塊給他，因此他走到醜陋的茅屋裏，向她討那條郊期神的母牛。她又不能不答應，只得指導青年用怎樣一個方法，可把這牛得到手；並吩咐他這寶物有八千個惡魔看守着，保護着，看見這些惡魔，一點不要害怕，而且囑咐他早些離開。她爲了女兒如此不懂事，把這麼多的好東西，都送掉了，叫她眞個氣極呢。

青年依照老醜婦告訴他的話兒，大着膽子望前去，行行重行行，一直走到白乳池，果然有八千惡魔看守着。這般惡魔看上去，實在令人可怕；他從惡魔當中走過時，他的勇氣竟都消滅了，嘴裏吹出一種尖銳的聲調，眼睛不敢望左，也不敢望右，漸漸遇見郊期神的牛了。這條牛又高又白，而且美麗得很。那郊期神就是所有惡魔的領袖，日夜都是吃這條牛的乳，從那乳牛的乳房裏面滔滔不竭流到一個白色的乳桶內。

「喂！小子！站着。」郊期神看見青年來，厲聲喝着。

「做甚麼？」青年毫不在乎的問。

「你來這裏做甚麼？」郊期神問。

「我來要你的皮。」青年人說。

「你說甚麼？」郊期神大聲的問。

「要你的皮。」青年人說。

「你找死麼？」郊期神厲色的說。

「我想恐怕是你吧。」青年人說。

「誰叫你來的？」郊期神問。

「印度王。」青年人說。

「有甚麼憑據？」郊期神說。

「憑據？沒有啊！你跟我走吧。」青年說。

「印度王要做甚麼用呢？」郊期神問。

「他要做一面很大的蘇鼓。」青年人說。

「饒了我吧，青年人！」郊期神因爲不能違背印度王的命令而軟弱了。

「我沒有關係，可是這是印度王的命令呀！」青年人說。

「想法饒我吧！」郊期神懇求的說。

「好吧。」青年人說：「可是我怎麼去覆命呢！」

「我送你這條白牛吧！」郊期神指着那條牛說。

「這條白牛？」青年人不解的問。

「是呀。」郊期神說。

「可是印度王要一張精緻堅韌的皮呀。」青年人說。

「那怎麼辦呢？」郊期神有點急了。

青年假裝躊躇不決，一會兒才肯應允，說道：「往別處找一張精緻的堅韌的皮革，能似郊期神這樣的，却也不是什麼難事。」他於是驅着這條希奇的母牛，望他家裏來。七位王后有了這條希奇的牲口，也自喜歡得很。雖然料理乳水乳皮，不免早夜辛勤；但這條牛的乳，他們還用不了一半，把餘剩的賣給製糖菓的舖子，一日一日他們漸漸的富有起來了。

青年看見他母親們過日子如此舒服，他也安心樂意的起身去赴公主的婚約。當他打從妖后的宮殿前經過，宮牆上的鴿子正在那裏鴿鴿鴿的叫，禁不住又對這些白鴿放了一箭，有隻鴿子被他射死，恰巧落在窗底下。妖王后剛剛坐近這窗，張出一看，瞥見青年站在她的前面，依舊是精壯强健的樣子；並且比較從前還長得白淨些。眞叫她又恨又氣。

氣。

「喂，青年人，你來。」妖王后對他說。

「甚麼事呀？」青年人回答。

「你的箭術眞妙呀！」妖王后說。

「是麼？」

「你上次去換牛了嗎？」妖王后問。

「換啦。」青年人回答。

「你見到我的母親嗎？」她問。

「見着啦。」他回答。

「他說甚麼呢？」她問。

「她告訴我如何去見郊期神，而且不必害怕。」青年人說。

「那個破鍋片交給她了嗎？」她問。

「交啦。」青年人說。

「交啦？」她不相信的問。

「不交給妳母親怎能去見郊期神哪！」青年說。

「這太好了啊！」她故做替他高興的說：「你不感謝我嗎？」

「太感謝你啦！」他回答。

「你現在還願意換你的鴿子嗎？」妖后問。

「甚麼？你現在還打算要我的鴿子？」他問。

「是呀，如果你願意的話。」妖后說。

「如果我願意，你打算再送我甚麼呢？」青年人問。

「送你穀子好嗎？」妖后問。

「穀子？」青年人問。

「是呀。」妖后說。

「穀子有甚麼希奇呢？」青年人問。

「我這種穀子和一般不同啊。」妖后說。

「有甚麼不同呢？」青年人說。

「這穀種下去之後，一夜工夫就成熟了。」妖后說。

「有這樣的穀子麼？」青年人問。

「我曾騙過你麼？」妖后說。

「那太好了呀！」青年人說。

「願意嗎？」妖后問。

「非常願意啊！」青年人說。

「那好吧。」妖后說。

青年聽得這層意思，自然是喜歡，捨了鴿子動身去求這件東西；也和從前一樣，帶了一塊破鍋片，上面寫着：「這回你再不要誤事！殺却這青年，潑散他的血，似水一般兒！」

他再順道探望公主，免得公主渴念着他。公主照常向他要那塊破鍋片一看，又把那鍋片換了一塊，上面寫了這幾個字：「青年所要的物件，你仍須一一給他，因爲他的血液，就是你的血液！」

老醜婦看了這塊鍋片，並聽得青年要求那一夜成熟的千倍穀子，她遏不住大發雷霆了；但她很怕她的女兒，因她是受女兒管轄的。她只得吩咐青年自己去找那塊田地，千倍穀子就是長在那裏，並有八千個惡魔看守着，一面警誡他把田裏那枝最高的穀穗拔了起來，不管什麼事情總不要望後看。

青年就動身去，不多一會，走到那塊田地，千倍穀子長在那裏，果有八千個惡魔看守着，他壯起膽子向前行，左也不望，右也不望，走到田裏，拔了一枝最高的穗子，掉頭便走。只聽得後面發生千百個悅耳的聲音，輕輕的呼喊道：「拿我一齊拔去呀！請你拿我一齊拔去！」他向後一瞧。看呀！青年竟不見了！只剩一堆小小的灰兒。

時間已過，仍不見青年回來，老醜婦心裏覺得不自在，記得信內說：「他的血液，就是你的血液！」於是她動身來看看這青年，可有什麼事情發生。

不久，她遇着了這堆灰，因她有種妖術，能認識這堆灰是什麼東西。她取水少許把灰捏成泥，做一個人形，再把她小指頭的血，放一點在泥人的嘴裏，然後對泥人吹口氣，這青年立刻躍起，和先前一樣。

老醜婦嘴裏埋怨道：「你再不要不遵我的教訓！第二次我不來救你，聽你一個人去。現在你去罷！再停一會，我將要悔恨自己不應該待你這般仁厚呢。」

青年於是歡天喜地的跑到他七個母親那裏，他母親得了千倍穀子的幫助，便成了這國裏的第一等富人。然後她們給兒子舉行大典，和聰明的公主結婚，所有想像得到的各種奢華，都是應有盡有。但新婦原是個聰明不過的人，非到她丈夫叫他爺爺明白了，並懲辦那個萬惡的妖婦，她總不肯罷手。她於是叫她丈夫造起一個宮殿，恰似七個王后從前所住的一樣，——即是那妖婦堂堂皇皇住着的那個宮殿。所有佈置都預備好了。

她吩咐丈夫辦了一席盛筵，請國王駕臨。國王早已聽得神妙難測的青年，做出好多的事蹟，積成不可思議的財產，也就欣然命駕。國王走進宮中時，只見得這所宮殿一一都和自己的宮殿一個樣子，不覺吃了一驚。接着主人穿了一身盛服，引他直入私廳內，廳中寶座上面坐着七位王后，所穿的衣裳，就是國王最後一次看見她們所穿的，他更吃驚，簡直連話也不能說了。

「怎麼……妳們……」國王吞吞吐吐的說。

「陛下，你好吧。」七位王后冷靜的說。

「妳們不是已經……」國王有些說不下去了。

「是的，我們早已經被陛下忘得乾乾淨淨的了呀！」七位王后一齊說。

「這……這……」國王一時說不上話來。

「陛下——」公主忽然走向前來，伏在他的脚下：「還是我來說明一切吧。」

「妳和陛下說明吧！」七位王后都齊聲說。

「陛下，我是你的媳婦呀！」公主說。

「妳是我的媳婦？」國王驚異的說。

「是呀！」她回答。

「那麼你的丈夫是我的……」國王說。

「是你的兒子。」公主說。

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？」國王問。

接着公主把這場事情和盤托出告訴了他，然後國王才明白他從前是被妖術迷住，於是頓時怒氣上升，切恨那迷惑他如此長久的萬惡的妖婦，終至把她處死，連墳墓也鏟除了。妖后處死之後，七王后重新回到她們自己堂皇壯麗的宮裏，大家快快樂樂住在一起。

無頭老婆婆

從前，有兩個年紀不小的女人，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裏，她們各自帶着女兒，像親姊妹一樣地，在一起和睦地生活着。

不久，那年長的姊妹病得很重，在她即將斷氣的時候，把自己的女兒懇切地託付妹妹照顧，才瞑目逝去。可是，妹妹僅知道疼愛自己的女兒，對待那甥女，簡直像傭人一樣。

有一天，可憐的女郎，不小心把一個水壺打破了。姨母非常生氣的說：

「在沒有找到新壺以前，不必回來了。」就毫不留情地把她趕了出來。

女郎哭着哭着，信步走去，不久，來到一棵茂盛的木綿樹下，看到那兒坐着一個無頭的老婆婆，不禁嚇了一跳。後來，聽到那老婆婆竟說出話來，更不勝驚訝了。「姑娘，我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嗎？」

「啊，伯母，您很好。」

「可愛的姑娘，妳的話聽起來很順耳，我一定要使妳幸福。」

女郎又往前走，不久，看到一棵椰子樹，在那樹下，和前面一樣，又有一個沒有頭的老婆婆坐在那裏，這個老婆婆同樣地問女郎，女郎的親切答覆，也同樣地使她感到安慰。

女郎再往前走，已經感到相當疲乏，而且肚子也咕嚕咕嚕地響了，剛好走到一棵桃花樹下，在那裏也坐着一個老婆婆，所喜的是，這個老婆婆的頭長得好好的。

「伯母，您早啊。」女郎深深地彎下了身子。

「早，可愛的姑娘，爲甚麼臉上帶着愁容？」

「啊，伯母，我肚子餓極了。」

「那麼，妳到那小屋子裏去，在那爐灶上的鍋子裏有飯，妳可以隨意吃些，但妳如果看見小黑貓時，不要忘記也餵牠一些。」

女郎立刻跑到小屋裏去，果然有一隻小黑貓蹲在那裏，她就一面吃着一面餵給小黑貓吃。當女郎和小黑貓都吃飽了之後，剛才那老婆婆走進來說道：

「可愛的姑娘，妳現在可以到鳥屋裏去撿取三枚鳥蛋，但妳務必要選那不出聲的。

那裏有一隻黑貓，儘可不必理睬牠。」

當她走進鳥屋後，不禁嚇了一跳！所有的蛋似乎都在呱啦呱啦地亂吵亂叫，這個也說，那個也說：

「把我拿去吧，把我拿去吧！」聲音震天價響，吵得遍室不寧。

可是，女郎遵從了老婆婆的囑咐，放棄了那些大而漂亮正在吵鬧的鳥蛋，仔細地撿了三枚默默無聲的小蛋。

女郎拿着蛋走到老婆婆面前。老婆婆說：

「好了，現在妳可以安心地回去了，但有一件事妳要記住：今天妳來時，曾在三棵樹下遇見三個老婆婆吧，當妳回去時，要在每棵樹下，打破一個鳥蛋。」

女郎按照老婆婆所指示的去做，當她打破第一個蛋時，在姨母家所打破的那個水壺出現了。打破第二個蛋時，出現了一片耕耘良好的農場，上面長着五穀。而打破最後的一個蛋時，高頭駿馬拉的馬車出現了。

女郎高興極了，就乘着那馬車回到姨母家來。姨母看見了，驚訝得說不出話來。女郎先送還了水壺，並且把經過的一切情形說出來，就乘上馬車，回到自己的農場去了。

刺馬流浪記

（一）刺馬被逐

達沙刺塔是亞育海亞城的王，他有四個兒子，長子叫做刺馬，次子叫做巴刺塔，三子叫做拉克士門，四子叫做薩特力納。他們都生得英俊勇敢，但刺馬比三個弟弟更英俊更勇敢。他在少年的時候，做了不少的大事，名聞全國，他爲人既聰明有禮貌，並且通曉他國中一切的學問；又善騎馬馭象。他的妻，名叫薛泰，是眞納克的女兒，刺馬因爲拉斷了神賜給眞納克的一把弓，得娶她爲妻。他的父親，既是鍾愛他，又是敬他，等到他年老的時候，決意把刺馬——他是主母生的兒子——承繼他的王位。各人都贊成此舉，但是達沙刺塔的一個最年少的妃子名叫開綺葉的，反對這事。她要達沙刺塔王取消這個提議。

「啊，陛下，我反對你這個提議。」開綺葉說。

「甚麼？」國王驚異的說：「你反對？」

「是的，我反對。」她說。

「你爲甚麼反對呢？」國王問。

「我希望你答應讓我的兒子巴剌塔承繼王位。」開綺葉說。

「這怎麼行呢？」國王說：「祇有長子才能承繼王位呀！」

「不過我希望你取消？」開綺葉說。

「這不是我取消不取消的問題呀！」國王說。

「還有甚麼問題嗎？」開綺葉說。

「大臣們會不同意的呀！」國王說。

「大臣會不同意麼？」開綺葉問。

「是啊，他們是不會同意的啊！」國王說。

「那沒有關係，我可以和他們說。」開綺葉說。

「百姓們也不會贊成哪！」國王說。

「百姓們聽你的話嘛！」開綺葉說。

「你爲甚麼要我這樣做呢？」國王顯然有些生氣了。

「啊，陛下，你忘了麼？你曾答應過我一件事。」開綺葉說。

「甚麼？答應過一件事。」國王說。

「是呀！陛下忘了嗎？」開綺葉說。

「在甚麼時候呢？」國王問。

「陛下呀！這事很久啦，你仔細想想呀！」開綺葉說。

「啊，啊，讓我想想看。」國王想了想說：「唔，有這件事。」

「陛下不是答應過我完成一個願望嗎？」開綺葉提醒的說。

「是的，有這件事情，不過　」

「不過甚麼？」她問。

「不過希望你不要提這件事情。」國王說。

「那件事情？」她問。

「不要取消長子承繼王位的事。」國王說。

「爲甚麼呢？」她問。

「這是國家大事啊。」國王說。

「國事又怎麼樣呢？難道不是一件願望麼？」她反問。

「除了這件事我甚麼都可以答應你的要求。」國王說。

「不，不，陛下，我就是這一個要求，其他甚麼都沒有。」她說。

「你要把刺馬怎樣呢？殺了嗎？」國王說。

「不，我要把刺馬放逐。」她說。

「放逐？」國王問。

「嗯，放逐。」

「永遠放逐嗎？」國王問。

「不，放逐十四年。」開綺葉說。

「要放逐這樣久嗎？」國王問。

「是呀！」

「你怎麼這樣狠心呢？百姓會反對呀！」國王說。

「不管這些，祇要你答應就好。」她說。

「放逐到那裏去呢？」國王問。

「到沙漠中去。」她說。

「要他一個人去嗎？」國王問。

「不，隨便他帶多少人都可以。」她說。

「你不怕大臣們反對嗎？」國王問。

「我祇要願望能實現。」她說。

「你不怕全國百姓對你不滿嗎？」國王問。

「這是願望，我祇問陛下答應不答應？」

達沙刺塔聽見這個要求，又是驚駭又是傷心。他被誓約束縛住了。但他仍不相信她的妃子眞個要他做這種可怕的事。他向妃子求情，只要她不和刺馬爲難，無論她要求什麼東西，都答應她；可是，開綺葉堅執不肯。王的懇求，王的眼淚，王的失望都不能感動她，最後，只得忍痛使他的愛子受罪。刺馬被放逐了；巴刺塔代替了他的地位。

全國的百姓，聽說刺馬無辜受罪，都抱着無窮的悲哀。巴刺塔也可憐他哥哥的遭遇，發誓不享受他哥哥的權利只暫時替他登坐王位，等到刺馬日後回來，仍舊把王位讓給他。刺馬雖然無辜受罪，却毫無怨言，只是服從他父親的命令。他的妻薛泰和他的弟弟拉克士門心痛刺馬隻身到沙漠裏去，都決意離開那個美麗的城，和刺馬同去。

第二天早晨，刺馬，拉克士門和薛泰坐上一輛金光奪目的車，這是達沙刺塔預備給他們的，車中載着他們的兵器和盔甲以及達沙刺塔王賜給他們的禮物。他們驅車在街上

走，百姓們悲哀地哭着；又有許多人跟着車子跑，一面跑一面大聲的哭。刺馬驅車疾走，一會兒便去得很遠了。他們走了兩日，走到達沙剌塔王國境的邊界，便回身向他們的祖國告別。他們慢慢前進，走到恆河的岸邊。這恆河是一條清潔晶瑩的河。他們在此下車，剌馬和拉克士門脫去王子的服式，改穿隱士的衣服；打發那輛車和掌車的回到亞育海亞城去。他們渡過恆河，在河邊一棵樹下搭了一個篷帳過夜。

他們在樹林中漫遊了幾個月，每經過一個隱者的住處，總要停下來和住那裏的一班聖人盤桓數日。他們在路上遇着許多危險，殺死許多的羅剌，——這是屬剌發那所管的惡鬼——和許多的猛獸。末了，他們走到靠近哥達維利河邊的剌察維特，這是一個風景絕好和果子極多的地方；拉克士門就在這裏用竹編了一間小屋，屋上蓋着香葉。他們三人就在這裏住下來，過那簡單的和快樂的生活。查塔禹是一隻大鷲，他來拜候他們，說達沙剌塔同他是好朋友；願意同剌馬，拉克士門和薛泰友好，並且答應當剌馬與拉克士門出外打獵的時候，由他保護薛泰。

但是，他們安居不久，禍事便來了。他們被一萬四千名的羅剌襲擊。那些羅剌，都和獅子一般的兇猛，嘴大如盆，勇敢和殘忍。剌馬見他們來了，就先把薛泰和拉克士門送到一個秘密的洞裏，然後挺身迎敵。空中一切的神靈，都來觀戰。剌馬用他那張可怕

的弓射殺一萬四千名的羅剌；最後和羅剌們的首領略一交手，也把他殺了。神們把花撒到他身上，賀他的勝利。薛泰和拉克士門從洞裏走出來，向他道謝；於是他們三人又在這簡陋的竹廬中過那快樂的生活了。

（二）薛泰被劫

惡鬼的王剌發那聽見戰敗的消息，大怒，誓要向剌馬報仇。他把手下的大小臣子都召集了來，商量一個報仇的方法。

「我們一定要想一個方法報仇。」惡鬼的王剌發那向大家說。

「是啊，他太可惡了。」有一個臣子說。

「聽說剌馬很兇呢。」又一個膽小的臣子說。

「唔，我們要想一個辦法制伏他才行。」另外一個臣子說。

「甚麼方法呢？」剌發那問。

「這事情要想法用計謀。」有一個大臣說。

「用甚麼計謀呢？」惡鬼的王問道。

「剌馬是很不容易制伏的，我們可以設法劫取他的妻子。」這個大臣說。

「劫取他的妻子？」

「是呀。」

「他妻叫甚麼名字？」

「叫做薛泰。」

「她是一個美麗的人兒麼？」

「啊，王啊，她太美麗了，陛下能把她劫來一定會喜歡她呢。」大臣說。

「啊，好吧。」惡鬼的王問：「可是怎樣劫法呢？」

「我們必須用調虎離山之計。」大臣說。

「調虎離山？」惡鬼的王問。

「是啊！」大臣說。

「甚麼叫做調虎離山呢？」他又問。

「大王呀！我們鬥不過刺馬，祇要設法把刺馬用計誘開，然後大王可以去捕捉他的妻子。」大臣說。

「怎麼誘法呢？」他問。

「大王可派一個惡鬼去變一隻花鹿。」

「變一隻花鹿？」

「是啊！」

「變花鹿做甚麼？刺馬難道怕花鹿麼？」

「不是啊！」大臣說：「先讓花鹿誘走刺馬，然後我們就可以下手了。」

「可是他還有一個拉克士門呢？」王又問。

「這好辦吶！」大臣說：「花鹿誘走刺馬之後再學刺馬的求救聲，拉克士門聽到他哥哥求救還不離開她嗎？」

「好計！好計！」惡鬼王大喜的說。

第二天，他們就依計行事了。

有一個惡鬼，變成一隻美麗無比的鹿；牠的角，像兩串珠子；牠的耳像兩朵藍色的荷花；牠身體的兩面，光澤柔軟，像杏花的瓣；牠的背，點着金色和銀色的斑點；牠的蹄，黑得和炭一般；牠的腰很瘦窄；牠的尾像塗染着彩虹似的顏色。他走到哥達維利河邊的草地上，往來馳騁，故意引起薛泰的注意。這時候，她在屋外，穿着顏色很鮮艷的衣服，上面綴着明珠，閃閃作光。她看見這隻鹿，喜得叫起來道：「看牠多美麗呀！刺馬，給我捉住牠，或是把牠殺死了拿回來給我看。」

「好，我去捉來給你。」刺馬說着就要去捉。

那隻花鹿見刺馬來捉，掉頭便跑。

「你往那裏跑？」刺馬準備追上去。

拉克士門忙道：「當心！這不是一隻平常的鹿，牠是一個惡鬼，故意變成這個樣子來害你的。」

「甚麼？」刺馬聽拉克士門說它是惡鬼，不禁驚異的問：「它是惡鬼？」

「是啊，它是惡鬼變的。」拉克士門說。

「怎麼知道是惡鬼變的呢？」刺馬問。

「我看他行動飄忽呢！」拉克士門說。

「不會吧。」刺馬不信的說。

「這可說不定哪！」拉克士門說。

「如果眞是惡鬼我也不怕它。」刺馬說。

「我們當然不怕它，不過我們必須小心他們的鬼計啊！」拉克士門說。

「鬼計嗎？」刺馬問。

「是啊。」

刺馬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應該殺他。」於是他拿了弓矢追趕那鹿，鹿見刺馬追來

，便引着刺馬在前跑，忽隱忽現，把刺馬調離了一段很遠的路程。但是，刺馬是一個善獵的人，那鹿雖然極盡閃躲翻騰的伎倆，終於被刺馬射中了前胸。牠狂叫一聲，立刻倒在地上。他知道自己一定要死的了，便現出原形，並且替他的主人——刺發那——盡最後的一個責任，學着刺馬的聲音，叫道：「呀！薛泰！呀！拉克士門！」好像是求救的樣子。刺馬知道受騙，恐怕惡鬼乘他不在的時候侵害薛泰，於是忙着趕回去，心中抱着無限的恐怖。

薛泰和拉克士門聽了那個哀呼求救的叫聲。薛泰哭道：「去！去！刺馬遇險了。他在叫你去幫助他哩。去呀！去呀！」

拉克士門答道：「不是的。刺馬無人能敵，這又是那兇毒的惡鬼想把我調離你的詭計哩。」

薛泰道：「這是刺馬的聲音呀。難道連我也聽不出來嗎？他這麼愛你和信託你，你都不去救他，眞是沒有義氣啊！」

拉克士門答道：「刺馬教我保護你的，如果我離開你，我便是沒有信義了。」

薛泰哭道：「不，不，有什麼東西來害我呢？沒義氣的惡鬼，你任你的哥哥死在惡鬼手裏嗎？」

接着，她又用許多的話責罵拉克士門，拉克士門雖然知道離開她是要違背刺馬的意思，但被她罵得沒有法子，只得離開她。

「好吧，我去看看，你在這裏可要小心啊！」拉克士門說。

「不要緊，你放心去吧！」薛泰說。

於是，拉克士門無可奈何的走了。

拉克士門去了不久，刺發那變做一個美貌的少年婆羅門教徒，走到竹廬的門口。林中的樹木都認識他，沒有一條樹敢動，風也息了，哥達維利的水，因爲怕他，也流得慢了。

「啊，好心的人兒，你好麼？」這個假婆羅門教徒說。

「啊，好呀，你是一個商人吧？」薛泰問。

「不，我是一個婆羅門教徒。」假婆羅門教徒說。

「你到那裏去呢？」薛泰問。

「我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。」他說。

「很遠的地方？」薛泰問。

「是啊。」他回答。

「看你好像很疲倦呢？」薛泰問。

「是呀！我今天走得太累了。」他回答。

「你需要休息一下麼？」薛泰問。

「謝謝你，你能給我一點水和食物麼？」他問。

「好吧，你進來吧。」薛泰說。

「謝謝你。」他忙向他道謝。

薛泰見他是一個婆羅門教徒，忙把飲的和吃的東西供奉他。他坐下來和她談話，一會兒之後，他便求薛泰做他的妻，並且說：如果嫁給他，就可以住在宮裏，飲食起居和一切服用，都可如意。薛泰聽說大驚，罵他不應該對刺馬的妻子說這種無禮的話。刺發那惱羞成怒，現出原形，只見他面目猙獰可怕，有十個頭，二十條手臂。他抓住薛泰的頭髮，拖到他的車裏去，這車沒有翼，也沒有輪，能夠在空中無聲無息的疾走。薛泰大叫道：「刺馬！拉克士門！啊，我爲什麼要打發你們離開我呢？」她雖然叫着，但是沒有人應她，於是她對樹木花草叫道：「呵，你們告訴刺馬，說那萬惡的刺發那把我劫走了！」

車冉冉上升，離地漸高，他們上升到一條高樹，那隻大鷲查塔禹恰睡在這條樹上。

薛泰叫了一聲，「查塔禹！」他立刻驚醒來救薛泰。他先和刺發那好言好語的商量，求他放了薛泰；刺發那不聽，他睜着一雙火眼，向大鷲撲來，於是空中開始了一場惡戰。刺發那射了許多枝箭到查塔禹的身上，又把銳利的槍戳到查塔禹的身體裏，差不多攢滿了槍和箭，他悲慘哀嚎地叫着。查塔禹用他的爪牙折斷了刺發那的兩把弓，又奮起他最後的努力，將那輛金車撲落到地上。但是，刺發那縱身擒住的查塔禹，割去他的一對翼，於是這大鷲也落到地上，沒有氣息了。薛泰從車中跳出來，摟住她朋友的屍體，但是，刺發那很粗暴的把她扯開去，又作法使他的車升起來，很快的在空中飛着，好像一隻翼很健的鳥。

薛泰住的地方，不見了薛泰，一切的東西，都含着悲哀慘淡的樣子。花與樹都憔悴了；鳥類不再唱歌；小鹿只是悲哀地來回的走着，徬徨無主；山把牠們的頭躲在雲裏，牠們的淚成爲瀑布，瀉到山脚；白日也沒有光輝了。

但是，薛泰仍相信刺馬是能夠救她的，她雖然被那野蠻的刺發那緊緊的抱住，仍回顧有沒有人能帶一個信息給她的丈夫。當金車從一個大山的頂上飛過的時候，她見有五隻大猴子坐在山頂上，她立刻把裹在頭上的那塊彩霞似的包布扯下來，擲到猴子們當中。她這件事做得很合時，因爲再遲一點兒，那車便要飛過一個大海，沒有生物可以給她帶信的了。

海的對面便是蘭克，是惡鬼們的一個大城，刺發那就在這裏停車，將薛泰帶到宮裏，關在一個密室中，教人看守着；然後親自到海邊偵探，看刺馬有沒有追來尋他的妻。歇了一會，他回到薛泰的房裏，再求她答應做他的妻，並且用種種的甜言蜜語引誘她，薛泰仍堅執不從，把臉捧在手裏，很傷心的哭着。刺發那大怒，派一班醜怪可怕的女惡鬼看守她，並且教她們折磨薛泰，想借此克服她。於是，一個溫柔的薛泰陷身在一羣惡鬼當中，猶如一隻弱小的兎子被猛犬圍困了一般。但是，她的精神，一點也不降服，每日把同樣的話回答刺發那；她耐心的等着，並且堅信刺馬總有救她出來的一日。

（三）尋覓薛泰

刺馬回到竹廬裏來，不見薛泰，悲怒交迸。他痛責拉克士門不應該離開她，拉克士門低首服罪，一點也不埋怨，他們一同把竹廬的周圍搜索起來，末了，他們發見查塔禹躺在地上快要絕氣了。這大鷲鼓着他最後的一口氣，把薛泰的遭遇告訴刺馬，然後垂下頭來死了。刺馬對查塔禹的屍體痛哭一場，說道：「呀！拉克士門，這隻仁慈的鳥在這裏安居多年，今日却爲我而死；他爲着拯救薛泰，犧牲了他的生命了！看哪，各級的獸類，都是英雄，就是鳥類中也有的。我失掉這個仁慈的朋友，比失掉了我的薛泰還要傷

心哪！」

他們把查塔禹屍體焚化了，又祭了他一場，便去找薛泰。他們走得不遠，遇着一個惡鬼，形狀極可怕，他和他們大戰起來，受了致命的傷。當這惡鬼知道將要死的時候露出很喜歡的樣子，說道：「高貴的刺馬，我感謝你，你殺死我，即是使我回復原形；因爲我被一個惡符咒魅住了，要死了之後，才能夠解脫哩。」他們把他放在一堆木上，要把他燒化，可是火一點着，死屍便活起來，可怕的形狀，完全消失，却是一個美貌的和强健的少年。

「謝謝你，我現在終於回復原形了。」少年說。

「你怎麼會被符咒魅住呢？」刺馬問。

「因爲那個惡鬼是我的仇人。」少年說。

「如果你不遇到我們不是很糟麼？」刺馬問。

「是呀，我非常感謝你們哪！」他衷心的說。

「啊，這樣我也替你高興呢！」刺馬說。

「你們到那裏去呢？」他問。

「我要尋找妻子。」刺馬說。

「甚麼？」少年奇怪的問：「尋找妻子？」

「嗯，尋找妻子。」刺馬說。

「你妻子到那裏去了呢？」他問。

「被一個惡鬼的王搶去了。」刺馬說。

「甚麼？惡鬼的王？」他問。

「嗯。」

「是刺發那嗎？」他問。

「是呀！你知道他麼？」刺馬高興的問。

「他就是我的仇人啊！」少年說。

「你知道他在那裏嗎？」刺馬問。

「現在不知道啦！」他說。

「一點都不知道麼？」刺馬問。

「一點都不知道啦！」他回答。

「你不打算找他報仇麼？」刺馬問。

「算啦！我一個人怎麼惹得他呢？」他回答。

「唉，想不到你眞是一個好人啊！」刺馬說。

「你是因爲要救你的妻子，這和我情形不同啊！」少年說。

「可是那有甚麼用呢？我現在不知道他現在在何處啊！」刺馬說。

「你妻叫甚麼名字呢？」他問。

「叫薛泰。」

「薛泰？」少年似乎在想。

「嗯，你知道她麼？」刺馬問。

「你是不是叫刺馬？」少年忽然問。

「叫刺馬呀！你怎麼知道的呢？」刺馬問。

「啊，我知道啦。」少年叫了起來：「我早聽說這一回事了，原來搶的是你的妻呀！」

「是啊！」刺馬悲痛的說：「可是你不知道他們到那裏去了，那有甚麼用呢！」

「不過不要緊，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方法。」他說。

「甚麼方法，你快說吧。」刺馬說。

「你們可以再往前走，前面有一座大山，山上有五隻猴子，他們可能看見惡鬼劫你的妻子，你不妨去問問他們。」少年說。

「好吧，那就謝謝你啦！」刺馬高興的說。

「不要緊，你放心去吧，祝你找到你的妻子。」少年說。

於是他們又向前走，走到那個大山；山上坐着五隻猴子，靜寂無聲，形容很慘淡。五隻猴子中的首領，叫做蘇格利發。他從前是猴子們的王，後來給他的兄韋利趕走，所以他到這個山上來居住。他看見刺馬和拉克士門到來，以爲是韋利差來害他的，於是連忙逃避，只教他的一個跟隨，名叫漢紐門的和來人說話。刺馬和拉克士門把來意說明，漢紐門也把蘇格利發的心事告訴他們，於是他們互相信託起來。他們跟着漢紐門走，漢紐門把蘇格利發叫出來，告訴他沒有危險，刺馬和蘇格利發談了一會，大家立了一個盟約，彼此相助。蘇格利發把薛泰的頭巾給刺馬看，又把刺發那的去向告訴他。他說：「如果你助我從韋利手中奪回我的王位，我也願差大隊的猴子助你打仗，我們替你把惡鬼的城打下來，奪回你的妻子。」

刺馬表示同意，於是他們立刻到韋利住的那個城去。韋利敵不過刺馬，被刺馬趕走了。但是，這時正是多雨的時候，山水泛濫，他們被雨水所阻，不能做什麼事；刺馬心急如焚，深怕薛泰已經被刺發那蹂躪，在他未趕到蘭克以前，已經死了。後來，天晴了

，溪和河的水，都回到牠們的床裏，蘇格利發差人去把猴子們叫來。全世界的猴子，奉了猴王的命令，千萬成羣的結隊而來，聽候蘇格利發的指揮。

猴王把所有的猴子交給刺馬，教他隨意差遣，並且教他做首領；但是刺馬仍舊請蘇格利發發施命令，因爲他熟識這種事情。

第一件要做的事，就是打探薛泰被藏在什麼地方。蘇格利發打發許多隊的猴子出外尋覓；只要知道世界上有這個地方，不論是人住的或是惡魔住的，沒一處不找到，但是，一個月之後，他們都沒精打彩的回來，說找不到惡鬼們的京城，衆人束手無法，後來有一隻老鷲，他是查塔禹的哥哥，住在附近的一個山洞裏，有一天他聽見猴子們說起查塔禹的名字，便出來問他兄弟的消息，猴子們把查塔禹如何遇害，現在找薛泰的話告訴了老鷲，老鷲聽了，說道：「我看見刺發那載着一個女子飛過海去，這海濶約三百多海哩。你們可以過海去取她回來，我知道她是在蘭克城裏。」

猴子們走到海邊，看見海這般濶，不能過去，不禁失望。那些猴子，有些能跳六十哩，有些能跳一百五十哩，有些就是三百哩也能跳；但是在猴子們當中，沒有一個有跳到海的對岸和跳回來的力量。

「這海太寬了。」有一個猴子說。

「有多寬呢？」刺馬問。

「三百多海浬呢。」猴子說。

「沒有辦法跳過去嗎？」刺馬問。

「太寬了，普通一般都難得跳過去。」猴子說。

「這不是沒有辦法了麼？」刺馬失望的問。

「不要悲觀吧，我告訴你，有一個人可以跳得過去。」猴子說。

「誰？」

「風神的兒子。」猴子說。

「他叫甚麼名字？」刺馬問。

「他叫漢紐門。」猴子說。

「他怎麼有這樣大的本領呢？」刺馬問。

「他在小孩子的時候就會跳呢！」猴子說。

「他怎麼跳的呢？」刺馬問。

「漢紐門在小的時候以爲天上的太陽是一個果子，曾跳過九千哩要去把它摘下來呢！」猴子說。

「好呀！我們去請他去吧。」刺馬說。

「好，我帶你去請他出來。」猴子說。

這個猴子果然帶刺馬前去見到了漢紐門。刺馬就把來意告訴了他，請他協助尋找自己的妻子。

「我不願意無故的開罪他們。」漢紐門推辭着說。

「你難道不願拔刀相助麼？」刺馬說。

「你的事情我非常同情，不過，我很抱歉，他們那些惡鬼實在難惹呀！」漢紐門說。

「請你看在上帝的面上幫助我吧！」刺馬懇求的說。

「這個……」漢紐門心中十分爲難起來。

「啊，漢紐門！你是一個風神的兒子，難道見死不救嗎？」猴子在一旁也說話了。

「不是不救，是愛莫能助呀！」漢紐門說。

「好！如果你推辭不去，那一定怕他們吧！」猴子不客氣的說。

「甚麼？我怕他們？哈哈！」漢紐門狂笑起來。

「不怕他們？那你爲甚麼老是推辭不肯去呢？」猴子說。

「好，我答應你們！」漢紐門忽然說。

「眞的呀！」猴子問。

「誰騙你呢！否則你會說我怕他們！」漢紐門說。

漢紐門被這番話激動了，便準備一個偉大的跳躂。他跑到一個高山上，山上的洞，統統震動起來。他站在山頂上，求風神助他平安跳過海去。他把身體變大了，看去好像一團火；他的毫毛，一根一根的豎起來；他的聲音和雷一般響。他用力一縱，便在海上飛着，超過那些要阻擋他的惡鬼們。後來他落在海對面一個山頂上，這山和蘭克城相近，他把身體一收，回復原來的大小。

漢紐門在山上遙見城的金牆和高的建築物的屋背。他候太陽落了，把身體變做貓一般大小，躡到城裏，向刺發那的王宮走去。這一天晚上的月，是圓團團地。他借着月光，看見王宮周圍的壕和宮裏的塔以及宮裏的人。他從這一個院子跳到那一個院子，把所有的房都尋遍了，不見薛泰。他把王宮走遍了，便回到城牆上坐在那裏，疲乏極了。他心想找不着薛泰回去，刺馬，拉克士門，蘇格利發和他的同伴，多悲哀呀。於是他把心一橫，說道：「我定要尋着她，除死方休，比活着回去見朋友傷心來得好哩。」

於是漢紐門向印度所有的神祈禱；並且專心一致的求神默示他；他在彷彿之間，似

乎看見他自己在城外亞沙加森林中行走，遇見薛泰。他得了這一個默示，立刻跳起身來向那美麗的樹林走去。樹林裏面，空氣清潔鮮艷的花在碧綠的草樹間生長，林中的走獸，來來往往的，很是快樂。一會兒，漢紐門走到一個涼亭，建築得很精巧，地板是金做的，牆是銀做的，涼亭的周圍，是一個花園，園中有一條亞沙加樹，比別的亞沙加樹特別美麗。漢紐門跳上這樹，向林中遠望。他看見一座圓形的王宮，是用水晶築成的：那些柱，全是大理石；牠的扶梯，用珊瑚做成；地板是金的。他看見宮裏有一個女囚，她無力地躺在一張粗惡的床上，口裏呻吟着。污穢的衣服遮蓋住她那個憔悴的身軀，周圍有許多形狀可怕的女惡鬼看守着她。

漢紐門心想，「這一定是薛泰了。」她看見這麼一個美麗的女子，陷身在惡鬼中，如同一隻小白鴿被一羣大鷹圍困着，不禁怒氣塡胸。接着，他見一行人向床邊走來，爲首的是刺發那，後面跟着許多女人。他們是來看這個女囚的。薛泰一看見他，便嚇得叫起來。她把臉捧在兩手中，悲憤地哭着。刺發那仍用許多的說話求她答應做他的妻子，但是薛泰不理他，只說刺馬是她的丈夫，不能再嫁給別人。刺發那大怒，威嚇她道：「限你兩個月，如果你再不答應，便把你碎屍萬段！」

刺發那領了衆人退去，薛泰悲哀地走出宮外，走到那條亞沙加樹下坐着哭泣。漢紐

門見她走來，心中大喜，但他知道必須十分謹愼，因爲說話時稍微大聲一點，便要被惡鬼們聽見的。他把刺馬所做的事低低的背誦着，又讚美他，薛泰聽了，抬頭一看，見樹上坐着一隻猴子。接着，他輕輕的走下樹來，用溫柔的語調同她說話。

「薛泰！」漢紐門輕輕的喊她。

「你是誰？」薛泰驚喜的問。

「不要驚慌，我是來救你的。」漢紐門說。

「救我？」薛泰不相信的說：「誰信你的鬼話呢？」

「眞的，我是來救你的呀！」漢紐門說。

「你是惡鬼變的，我不相信。」她說。

「我不是惡鬼變的，我是刺馬請來救你的呀！」他回答着。

「甚麼？刺馬請你來救我的？」她問。

「是啊！」他回答。

「眞的嗎？」她仍舊表示懷疑的說。

「眞的呀！不相信我可以拿出這個給你看。」漢紐門出示刺馬戒指給她看。

「啊……」薛泰看見刺馬的戒指不覺高興得流下淚來。

「妳該相信我了吧。」他說。

「現在他在何處呢？」薛泰問。

「他現在正在海的那邊。」漢紐門說。

「他祇一個人麼？」薛泰問。

「不，他已經和猴子聯盟起來，現在派我前來救妳。」漢紐門說。

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薛泰問。

「我叫漢紐門。」他回答。

「刺馬怎麼不前來呢？」薛泰問。

「這海太寬了呀，祇有我才能跳過來哩。」漢紐門說。

「你現在怎麼救我過海呢？」薛泰問。

「妳伏在我背上，我可以帶你跳過海去。」漢紐門說。

「我不要這樣。」薛泰說。

「爲甚麼呢？」漢紐門奇怪的望着她。

「我不要這樣的逃走，你知道刺馬不單要救我，還要好好的痛懲他們的，希望你回去把刺馬帶來吧。」薛泰說。

「我先把妳帶回去，然後再前來找他們算賬吧。」漢紐門說。

「不要，你趕快去帶刺馬來吧。」薛泰說。

「你在這裏太危險呀！」漢紐門擔心的說。

「不要緊，你祇要快點帶刺馬來就行了。」薛泰說。

「我這樣空手回去他怎麼會相信呢？」他說。

「不要緊，我給你一粒珠子吧。」薛泰說着便從頭上取下一粒珠子給他。

「好，這是見到妳的證物。」漢紐門小心的收在身邊：「我馬上就回去。」

「你要早些帶刺馬來啊！」薛泰說。

「我知道。」漢紐門說。

於是漢紐門辭了薛泰，預備回去。他忽然念頭一轉，想道：「這些惡鬼如此可惡，讓我在未去以前，把他們痛懲一頓，也可顯顯我的威力。」於是他把所有的亞沙加樹統統弄壞了，又闖到宮中，搗毀一切。看守薛泰的惡鬼大驚，差人報告刺發那，刺發那差了一個弓箭手去射這搗亂的猴子。不料這弓箭手不但沒有把漢紐門射傷，反被漢紐門一門閂打死。接着又來了一大隊惡鬼，要捉拿漢紐門，於是開始一場惡戰。漢紐門殺死了許多惡鬼，惡鬼雖多，但沒有一個能傷害他的；後來，刺發那有一個兄弟，用婆羅門教

徒的一根鞭竿打中漢紐門。這鞭竿有一種法力，漢紐門覺得身上着了這一鞭竿，知道事情不妙。他落下地來，任憑惡鬼們用繩子緊緊的縛住，一點也不掙扎。原來這隻狡猾的猴子，知道平常的繩索向身上一縛，那鞭竿的法力便可以解脫；憑着他的本領，一定能夠掙脫這些繩索逃走的，除此之外，他又想趁此機會見着刺發那，和他當面說話。

不到半個時辰惡鬼就把漢紐門抬到了刺發那的面前。

「你是誰？」刺發那問。

「風神的兒子。」

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

「漢紐門。」

「誰叫你來搗亂的？」

「刺馬叫我來的。」漢紐門說。

「甚麼？刺馬？」刺發那驚異的問。

「是呀！」

「他現在在那裏呢？」他問。

「海的那邊。」

「他怎麼不過來呢？」刺發那問。

「他差我過來通知你釋放他的妻子，他現在已經和猴子聯盟了，如果你不釋放，你難免要遭殺身之禍。」漢紐門說。

「胡說！」刺發那聽了大怒：「我現在要你歸降我，否則便要將你斬首示衆。」

「甚麼？」漢紐門不服氣的說：「你要老子投降嗎？」

「你降不降？」

「你要老子投降除非日頭從西邊出來。」漢紐門說。

刺發那聽了大怒，他立即下令將他斬首示衆。

可是，刺發那手下的一般臣子反對了。

「大王，」有一個大臣說：「兩國相爭不斬來使，我們是一個文明之邦豈可自毀宗法麼？」

「那麼應該怎樣處置他呢？」刺發那問。

「大王可下令燒他的尾巴以示懲戒。」

「好，燒它的尾巴！」

於是惡鬼們拿了些棉花來，浸透了油，縛在漢紐門的尾巴上，用火點着了。漢紐門

忍痛跟着惡鬼們，在城中遊行示衆。他一面走，一面運用他的一雙銳利的眼，把城中的路徑，那處是最堅固的地方，那處是出路，統統認明白了，預備再來的時候，帶領蘇格利發的猴兵在蘭克城中行走，不致迷路。

薛泰在亞沙加林內，聽見惡鬼們大聲呼噪，說已經捉着那隻猴子，並且用火燒他的尾巴，於是她向火神祈禱，求他賜福漢紐門，不要使他受苦，同時那猴子的父親風神，把風吹扇他的尾巴，所以，那火雖然燒着，他的尾巴仍是冷的。

漢紐門覺得尾巴不痛，體力和勇氣頓時增長，驀地把繩索統統掙斷了，跳到空中。他在蘭克城中，橫衝直撞，用他尾巴上的火，把城裏所有的建築物一座座的燒着了，又把刺發那和各王子所住的宮燒着，所以宮裏的珍寶，都被燒掉了。他見城差不多燒去大半個，方才跳到海中，把尾巴的火浸熄。他忽然想起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他想：「火燒的時候，不會把薛泰燒死罷？」他像風一般的跳回亞沙加樹上，只見薛泰仍坐在樹下。

「薛泰！」

「誰？」

「是我，薛泰。」

「唉，我替你擔心死啦！」薛泰說。

「沒有關係，他們拿我沒有辦法的。」漢紐門說。

「你快回去吧，我心裏急死啦。」薛泰說。

「我是不放心，怕你被燒着。」他說。

「不要緊，我現在很安全，你快過海吧。」薛泰說。

「好，我馬上就過海去。」他說。

「別再去惹他們哪！他們人多勢衆呢，還是早些帶刺馬過來吧。」薛泰囑咐的說。

「好的，好的。」

漢紐門別了薛泰，又運用神力跳過了大海的那邊。

刺馬及大隊猴子早就等得發急了，如今見漢紐門返回竟都擁上前去。

「找着了嗎？」刺馬問。

「找着了，你看這是甚麼。」漢紐門說着出示薛泰的珠子給他看。

「她現在在何處？」刺馬着急的問。

「現在幽禁着。」漢紐門說。

「不能把她帶回來嗎？」刺馬問。

「我本來要背她過海來的，可是她却要我通知你前去救她。」漢紐門說。

「爲甚麼一定要這樣呢？」刺馬問。

「她說要你親自救她並且去懲戒那一般惡鬼。」漢紐門說。

「好吧，你眞是了不起。」刺馬稱讚的說。

接着，刺馬便把漢紐門摟抱起來，並且喊他爲兄弟，蘇格利發也在一旁萬分的高興。

（四）尼拉造橋

漢紐門逃出蘭克城之後，刺發那立刻召集會議。他知道刺馬和蘇格利發的猴兵，不久就要來攻城的，他想商量一個方法抵禦他們。他手下的將官，都驕傲地說這種敵人，不足掛齒；但是，刺發那的一個小兄弟，名叫維歇孫納的，說自從把薛泰搶來之後，便發生火燒蘭克城這件不祥的事。他說：「把薛泰還給刺馬罷，如果不是，恐怕還有大禍要臨到我們頭上來哩。」

刺發那大怒，說就是神仙來討情，也不能教他把薛泰放回去；他說的話是這樣粗野無禮，維歇孫納也不禁惱起來，他說：「我不能再受你的氣！」說完，立刻引了四個親信的人飛過海去。這時候刺馬和蘇格利發正領着大隊的猴子向海邊走來。維歇孫納和他四個親信的人迎上去。刺馬聽說他是來幫助他打他的哥哥，詫異得極了。蘇格利發不相信他們，恐怕是行詐，要把這五個惡鬼一齊殺掉。但是，刺馬爲人極忠厚，總是相信人家的，許他們投降，並且答應把刺發那打敗之後，使他們做惡鬼們的王。

他們繼續前進，不久，便走到海邊。但是這一大隊的猴子，怎能渡過這麼濶的海呢？維歇孫納對刺馬提議道：「可向海王求助，教他替你築一道橋。」

於是刺馬躺在一張草床上，一連三日三夜的，把他的精神完全貫注到海王上；但是沒有回音，刺馬大怒，跳起身來，拿了他的弓，射了一枝箭到海裏，波浪立刻洶湧起來，海陸的動物，見了都害怕。但是，海王仍不出現。連話也沒有一句，刺馬又拔了一枝箭，念上咒語，彎弓要射，只見立刻天黑地暗，波浪湧得比先前加倍的厲害。這一次海王上來了，只見他穿得很華美，衣服上面滿綴着明珠，後面跟着許多的海神；他低聲細語的要把刺馬的怒氣平下去，並且答應助他搭一座橋，好教那一大隊猴子渡過海去。

刺馬道：「就這樣辦，但是，我的弓已經彎了，這枝念了婆羅門咒的箭，必須射出去的。你要把這枝箭射到那裏呢？」

海王道：「朝北那裏，有一個地方，住着許多的惡魔，不肯受我的管轄。把箭射到那裏罷。」

於是刺馬把箭射到那個地方的中心；那個地方立刻乾了變成一個沙漠；但是，刺馬

又作法使這地肥沃起來了，仍舊草木茂盛。

海王道：「現在，我告訴你，在你們同伴當中，有一個人，我助他一臂之力，他便能替你們搭好一座橋。那人名叫尼拉，惡鬼們的城，就是由他的父親築的。」海王說完，便引身逃到波浪底下去了。

尼拉上前對刺馬說：「眞的，如果海王助我，我能搭成這座橋。」

刺馬說：「那麼，趕快動工罷。我可吩咐這些猴子聽你差使。」於是尼拉指揮猴子到樹林裏採木，到海邊去搬運石頭；他們都一律的服從他，因爲他們要過海的心，和火一般的熱烈哩。

海中起了個巨響，立刻把波濤的嘯聲收住，海水變得很平靜；猴子們東奔西走，撥運木石。他們爬到高山上，把大石滾下來；他們所採的樹，有棕樹，椰子樹，香甜的亞沙加樹；開着紫色，黃色的花的樹都有。第一天，橋伸到海裏，有十四海哩，到了第五日，整座橋搭好了這座橋澗大平穩，彎彎曲曲的，如同海王頭上的頭髮。

刺馬領着大隊，由橋上直趨過海，個個歡呼着，慶祝勝利，於是，大戰開始了。

（五）刺馬受傷

兩方的戰爭多可怕呀！土地震動，天上的雲，落着紅血。猴子們把蘭克城團團的圍

住。

在這一場戰事之中，刺發那的一個兒子，名叫印脫利濟咽特，他乘黑夜用隱身術把刺馬和拉克士門射倒地上，人事不知。蘇格利發，漢紐門以及所有的猴兵首領，都含淚圍住這兩個垂死的英雄，悲傷極了。維歇孫納知道放暗箭的是他的姪子，便對漢紐門道：「現在不是悲傷的時候。刺馬和拉克士門並不會死。你們應該鼓勵軍心，努力作戰才是。」但是，那些猴子，見最勇敢善戰的刺馬被惡鬼暗傷了，人人害怕，就是見身旁的草木稍微一動，也疑是惡鬼來放暗箭哩。這時候，刺發那帶着薛泰同坐金車，飛在空中，教她看被亂箭攢身的刺馬和拉克士門。薛泰以爲他們已死，大悲，要從車上跳下來，刺發那拉住她，帶回城裏。

這時候，刺馬醒轉來，見拉克士門躺在他身邊，似乎已死的樣子，悲痛極了，他求猴子們替他報仇，如果不能，便請他們退回去。維歇孫納這時也無心打仗，奪他哥哥位置的心也冷了。但是，蘇格利發安慰他們，鼓勵他們，猴軍中有個首領名叫蘇漢那的，說乳洋的岸邊，生着一種仙草，能起死回生，可教風王的兒子去取。

他們正說之間，忽然狂風驟起，海嘯山搖，猴子們看見神鳥加魯特在空中和火球一般飛來，加魯特飛近刺馬和拉克士門的身邊時，他們兩人身上的箭紛紛自落，和受驚的

蚊一般。當他俯身向刺馬和拉克士門行禮之後，用手在他們面上一摸，刺馬和拉克士門立刻有了新生命，毫無痛苦，比先前更强健有力。刺馬問加魯特是誰，他回說：「我是你的朋友，聽說你們兩位被印脫利濟咽特的箭射傷，特來助你，日後刺發那總要被你所殺，薛泰總要被你奪回的。」加魯特說完，摟住刺馬和拉克士門，表示親愛，他們倆也摟住了加魯特表示感謝的意思。猴子們和所有領袖，見刺馬和拉克士門復活，大喜，搖頭擺尾的，勇氣百倍。他們敲鑼擊鼓，直向蘭克城撲去。惡鬼們却用箭射，用斧劈。漢紐門看看猴子們所用的兵器，不敵惡鬼們的鋒利，恐怕吃虧，便抓了一塊極大的石，向京城的惡鬼首領休馬拉薩所坐的車擲過去，把車壓得粉碎，漢紐門又拗斷了一個山尖，縱身到天空中，直向休馬拉薩的頭頂壓下去，把他壓成肉餅。惡鬼們見首領已死，便退回城裏。

（六）採取仙草

刺發那見城圍不解，憂悶極了，他的兒子印脫利濟咽特教他不要憂心，說他今天就要把刺馬和拉克士門殺死，只要這兩個人一死，猴子們便無心再戰了。他立刻出發。在他未出發以前，他曾祭過火神，獻他一隻羊；這熱烈無烟的火神，伸出他那條鮮紅的舌，把畜牲捲住吞下去之後，給印脫利濟咽特一柄婆羅門刀，又在他的弓車上作了法。印

脫利濟咽特用這兩件兵器殺死無數的猴子，蘇格利發，尼拉以及熊王張巴文都受了重傷。印脫利濟咽特得勝回城，預備和刺馬交手。刺馬見得力的首領都奄奄待死，十分憂悶。

維歇孫納和漢紐門在戰場上見忽然死傷這許多猴子，大驚；連忙趕過來，在地上找着熊王，大聲叫他，看他死了不曾，熊王認得是維歇孫納和漢紐門的聲音，細聲回答沒有死。

「唉，想不到我們會這樣的慘敗！」熊王呻吟的說。

「你現在傷的很重麼？」漢紐門問。

「我身中了兩刀！」熊王說。

「我背你跳過海去吧？」漢紐門說。

「不要緊！現在刺馬和拉克士門怎樣了？」熊王問。

「刺馬在混戰中也受傷了！」漢紐門說。

「他也受傷了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拉克士門呢？」

「也受傷了！」

「呀！這怎麼辦呢？」熊王着急的說。

「現在沒有關係了。」漢紐門說。

「你背他過海了麼？」

「不是，」漢紐門回答：「神鳥加魯特把他救活了。」

「啊，那眞是謝天謝地！可是現在死傷的這些熊和猴你也必須救救他們呀！」熊王說。

「甚麼？我救？」漢紐門問。

「是呀！」熊王說。

「我怎麼救法呢？」漢紐門問。

「你必須跳過海去，再跳上喜馬拉雅山上去一趟。」熊王說。

「要我去喜馬拉雅山？」漢紐門問。

「是啊！」熊王說。

「去那山上做甚麼？」漢紐門問。

「那山上有一種仙草，你把牠取來給死傷的熊和猴聞一聞就會活轉來了。」熊王說。

「眞的麼，可是那山太大了呀。我恐怕找不到呢！」漢紐門說。

「找不到也要找啊！」熊王說。

「好的，我去一趟吧。」漢紐門終於答應了。

漢紐門長吼一聲，把身體變得很大，立刻縱身跳過海去，又一連幾縱，跳過山、河、城、鎭，直到喜馬拉雅山頂。他把整個大山走遍了，也找不着仙草。他找得不耐煩了，便把喜馬拉雅山的山尖，拔起來挾在腋下跳回蘭克城外，死傷的猴和熊，一聞見仙草的氣味，立刻起死回生。至於已死了的惡鬼，都被猴兵拋到海裏淹死了。漢紐門挾着喜馬拉雅山的山尖，再跳到喜馬拉雅山，放回原處。

蘇格利發偵知蘭克城內只有少數的惡鬼守城，便領猴子攻城，把門攻破，教猴子們到處放火，要把城佔領，刺發那督率惡鬼在城內混戰，印脫利濟咽特又隱身施用刀箭把刺馬和拉克士門打傷。他退回去再乘車出來，這車有魔術保護，猴子們不能上前把牠圍住。他往來馳騁，又施法使一樣東西變做薛泰的模樣，揪住她亂打，又當着猴子們把她的頭砍下來。漢紐門見了，信以爲眞，收兵把這消息告訴刺馬，刺馬聽說，痛倒在地。印脫利濟咽特趕到鏡罕比拉的祭壇去祭火神。

這時候，維歇孫納來看刺馬，見他正在悲傷他的愛妻。拉克士門把印脫利濟咽特殺

死薛泰的話告訴他。維歇孫納猜知這是假的，如果是眞的話，海中的水，早因此爲她乾涸了。他說：「你們不要信以爲眞，這是他緩兵之計，好教你們不去援他，他却趁此機會，去祭火神；求火神賜他無上的權力，戰勝我們，所以，我們不要只顧悲傷，須趕快阻止他，教他祭神不成，要不是，他把神統統祭過之後，我們更危險了。」刺馬忍痛起身，領着負傷的拉克士門和維歇孫納風馳電掣的追趕印脫利濟咽特。他們趕上印脫利濟咽特之後，便惡戰起來。拉克士門戰得最勇敢，最猛驁，據說他有祖宗神道以及蛇鳥護身，不會被箭射死的。他抽了一支箭，向天祈禱道：「如果刺馬是個直正誠實的第一個英雄，這一箭須把印脫利濟咽特射死。」於是他把弓彎到耳邊，一撒手，箭飛出去，直立貫穿印脫利濟咽特的頸，把他射死了。其餘的惡鬼，見首領已死，都拋了兵器逃走。猴子見印脫利濟咽特已死，大喜，因爲惡鬼中最兇狠的是印脫利濟咽特，他死了之後，其餘的都不怕了。猴王蘇格利發製了一種藥給戰士們聞，藥性一到，傷便好了。

刺發那失了愛子，又悲又恨，要把薛泰殺了報仇，但是，他的一個臣子勸他道：「不要殺她，只要殺死刺馬，她便爲你所有了。」於是刺發那不殺薛泰，却暴跳如雷，咬牙切齒的領着手下一班頭目，奔到戰場上，說道：「今日一定要把刺馬和拉克士門結果了方休。」

（七）最後勝利

刺發那和刺馬交手之後，他們和兩隻獅子一般的死鬥，刺馬把刺發那的十個頭射下了一個下來，「但砍下之處會又生出一個新頭來」。刺馬的箭，雖然射死別的惡鬼，對於刺發那却毫無用處，刺馬知道平常的武器，不能傷他，便把阿加斯泰大神賜他的婆羅馬刀拿出來，這刀具有無上的威能。刺馬把刀扣在箭上，射出去，刀尖直貫刺發那的前胸，刺發那便倒地浴身在血水中死了。刺發那死後，天上觀戰的神，見大惡已除，把花洒在刺馬的頭上。從此以後，世界和平，神和人類都沒有惡魔攪擾，空氣清潔，陽光照在人與魔的戰場上。

維歇孫納見他哥哥死了，很是悲痛。刺馬安慰他，教他做了蘭克城衆魔的王。

刺馬見大事已定，便叫漢紐門去尋薛泰，說他已殺了刺發那，教她快來相見。漢紐門見薛泰仍坐在亞沙加樹下，周圍有惡鬼看守着。漢紐門馬上把看守薛泰的惡鬼趕散了。

「啊，漢紐門！」薛泰看見他高興的叫起來。

「薛泰！」漢紐門歡呼着。

「刺馬來到了嗎？」薛泰問。

「來啦。」漢紐門回答。

「他一個人來的嗎？」她問。

「都來啦，拉克士門，和猴軍、熊軍都來啦！」漢紐門說。

「打仗了嗎？」薛泰問。

「打啦，打得很兇呢！」漢紐門說。

「戰事怎麼樣呢？」薛泰問。

「最後是我們勝利啦！」漢紐門說。

「你們用甚麼方法過海的呢？」薛泰問。

「我們請海王協助造了一座橋。」漢紐門說。

「這麼寬的海怎麼能造橋呢？」她問。

「我們動員了幾萬隻猴子呢！」漢紐門回答。

「現在惡鬼的王呢？」她問。

「我們把他殺死了。」漢紐門說。

「這不是沒有王了嗎？」她又問。

「不，我們幫助他的弟弟登了位。」漢紐門說。

「誰？」她奇怪的問。

「惡鬼的弟弟維歇孫納。」漢紐門說。

「啊！這怎麼行哪！」她驚異的說。

「他弟弟早已歸順我們了的，現在我們已經聯盟友好啦！」漢紐門說。

「啊，原來是這樣麼！」薛泰嘆息着說。

「現在天下太平啦，薛泰，我帶你見刺馬去吧！」漢紐門說。

「好吧。」她高興的說。

當她和丈夫刺馬見面後，眞是悲喜交集，兩人有說不盡的相思，這且不在話下。

天上衆神降到地上，允許刺馬要求一個願望，刺馬道：「我願戰死的猴子復生。」羣神又教刺馬回國登位，於是刺馬同薛泰及拉克士門動身回國，魔王維歇孫納和蘇格利發等同行，猴軍與熊軍也都跟着同去。

他們到了亞育海亞城，恰是刺馬被放逐後的十四年零五日。刺馬從隱士亞馬拉維特那裏，知道巴刺塔已經做了隱士，等候他回來。刺馬教漢紐門變做人的模樣去見巴刺塔。漢紐門把刺馬已經回來，及出征時的一切經過告訴他，巴刺塔大喜，立刻下令教全城的百姓歡迎刺馬入城。他把王位讓給刺馬，於是刺馬與薛泰登了王位。他把財寶頒賜這

回替他出力的人，由蘇格利發以至猴軍，都有賞賜，不久，他們都告辭各回本土去了。

刺馬公正偉大，在位一萬年，他在位的時候，人民享壽到千歲，風調雨順，無疾病，無戰爭，無野獸與惡魔的侵擾，人人快樂。